

# 说小篇短笑天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338

天笑短篇小說目錄

上冊

大好頭顱

大理石像

吾姪麥司之書翰

三十八年

喬奇小傳

加拿大歸客

贈書女

女小說家

天笑短篇小說 目錄

三



225141

天笑短篇小說 目錄

禮物  
黑帷

#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

大好頭顱 天笑 豪漢合譯

醫學博士林士葛呼曰異哉此頭乃我生平所不經見之物惜我未能得君此頭也胡列雅愀然曰先生以爲吾頭顱之有價值者則先生儘可得之須知我空有此頭顱實無甚價值耳胡列雅者已屆中年一生爲人書記除繕寫之外一無所能一旦失業困窮莫可名狀頭腦雖巨而聰明未必過人日暮途窮不無絕望窮愁牢落遂生消極之念凡人雇用書記恆喜年少而敏於事者若胡列雅者人俱不敢奉教故胡列雅雖具此大好頭顱實無處覓餬口之所也。

胡列雅之謁博士也本爲診視小疾而來甫入門門上懸有印度之戰具胡列雅入時掛戰具之繩中斷墜於胡列雅頭上武器絕重且有稜角而胡列雅夷。

然。如。未。覺。林。士。葛。博。士。見。而。大。異。之。斗。萌。好。奇。之。念。抑。且。胡。列。雅。之。首。骨。相。凹。凸。與。常。人。異。其。骨。之。厚。處。當。在。二。寸。有。奇。以。如。是。怪。異。之。頭。顱。宜。爲。彼。醫。學。博。士。所。注。意。林。士。葛。語。之。曰。噫。君。將。謂。此。頭。顱。無。價。值。乎。以。我。觀。之。此。頭。顱。實。爲。舉。世。希。珍。君。謂。我。可。得。之。試。問。我。以。何。術。得。之。而。君。以。何。種。價。值。始。售。君。頭。也。胡。列。雅。聞。言。大。駭。愕。已。而。曰。我。頭。既。去。則。得。金。亦。何。用。林。士。葛。曰。君。若。能。割。愛。售。其。頭。者。則。我。可。分。期。交。付。其。價。暫。時。留。君。之。頸。項。可。也。胡。列。雅。遲。疑。曰。留。我。頸。項。至。於。何。時。乎。林。士。葛。曰。可。留。至。汝。不。需。此。頭。之。時。胡。列。雅。曰。休。矣。我。頭。既。爲。君。得。則。爲。君。之。所。有。物。而。予。奪。之。權。亦。自。君。操。之。君。一。旦。欲。取。我。頭。時。我。又。焉。能。抗。林。士。葛。曰。勿。慮。此。汝。之。頭。顱。安。忍。令。其。與。草。木。同。腐。然。一。入。吾。手。易。無。用。爲。有。用。化。腐。朽。爲。神。奇。至。可。寶。貴。必。能。於。醫。學。上。放。一。異。彩。我。於。人。頭。之。學。研。究。有。素。所。得。人。頭。已。不。少。所。以。欲。購。子。之。頭。者。助。我。學。力。之。未。逮。耳。我。不。忍。

破生人之頭骨故已允君待君不用爾頭之時卽以付我質言之則待君死後方取汝頭也

胡列雅曰將於瀕死之際割取此頭以去乎林士葛曰否當待汝死後也胡列雅曰先生誠寬厚長者林士葛曰我亦自以爲是脫在他人則必不願以己之所所有物留之他人身上至於無期始克取還但我則甚樂爲此汝若以頭售於我儘可享用其天年則於爾實爲最利益之事也胡列雅曰脫先生先我而死者則將如何林士葛曰我不信有此然亦不可不作是想果爾則我當以遺產之法以君頭遺之一友此人亦爲醫界中人我所至信託之友人也君以爲如何

胡列雅曰否第一君之友人亦能如君之寬厚者乎萬一彼據遺產之法欲收管我之頭顱則我必大窘第二君於其遺囑上載有吾頭使官中人知之則彼

必將慎藏。此頭或命人保管之以盡其保護遺產之責。則我大受其苦累矣。林士葛曰。無傷我可於遺囑中明言之。萬勿慮。及此胡列雅曰。雖然君視吾頭值幾許者。林士葛曰。值五百鎊。胡列雅曰。現金乎。林士葛曰。否。我一時無此鉅款。每星期予以五鎊至滿五百鎊爲止。第一次當付一月之數。且一切醫藥之需。要我自任之不更取費。胡列雅決然曰。可。請先以二十鎊予我。我當立署名於願書上。我此時視二十鎊之數至巨。而每星期又有五鎊以濟之。當不至飢餒。以死也。

胡列雅別林士葛出。醫室囊中已貯有二十鎊之款。良用自慶。已又戚戚然。自思頭爲人身至要之部分。柰何可以輕去之。試思生存世上之人。而頭非我有。自寧非世間至可痛事耶。夫頭爲一身之主宰。旣無頭。則自主之權完全已失。一切動作皆腦司之。而我之腦。則完全屬於他人。我惟有服從他人之指示。更尙。

有一絲自主權乎。有時又默念醫士何仁慈竟予我金而不索償。試一探醫生之口吻，則亦無取償之表示。胡列雅始釋然，輒喃自語曰：「微論如何，終爲好交易，固不費毫釐之本金，而每星期又憑空得五鎊之入款，矧又免我醫藥之費？我此時若病者，固無須更籌治療之費用也。」

旣又思彼博士者，非利欲取吾頭之人乎？彼欲取吾頭而我乃乞其診病與鬼爲謀，殆欲速其死耳。脫醫生更不能久待者，我將如何乎？思至此，復往告林士葛。謂醫藥之事，我自爲政，無待博士料理。林士葛曰：「若不信我醫學上之技能乎？」胡列雅曰：「我深信之，我惟深信之，故而愈不敢勞博士。蓋以君之技能高，則生死人之命亦至速且易。君欲取我頭，則何難？速死之，我殊不欲輕易送却也。」林士葛曰：「頭旣爲我所有，不過暫寄君身，我自有其保護治理之權。」或染有心疾及肺病，則儘可延他醫診治。倘頭部有病，則汝當捧至此間，俾我爲汝治。

理之也。

胡列雅曰吾頭雖屬於君然究竟在吾頸上縱非我之所有然我何嘗敢稍怠忽以負君之囑託也林士葛曰非也雖暫寄君頸然究屬於我則我宜監督爾爲爾保護之汝若折其肱斷其股不關我事第勿令一磚一石觸吾頭可耳汝之責有如爲我管理產業者當謹慎將事脫一旦以受傷之故破汝頭顱則價值亦消歸無有矣胡列雅曰知之林士葛曰我固知汝必知之我常恐汝之頭顱或有損裂我當不時查驗之

光陰飄忽迅如流水胡列雅之頭顱貿易尙無意外之不幸且謀得小職役每星期仍續續向林士葛取其頭顱之五鎊價值每一臨門無勞啓齒林士葛卽以五鎊與之漸亦不耐則怒詈以洩其忿一日胡列雅一目黑腫林士葛見之不禁大怒咆哮曰若何以不善爲我保管其頭我必弗能堪此汝奈何以吾頭

而冒險與人相毆。汝且爲我思之。脫無幸。而有人以屠刀砍吾頭。則我之所期望者。寧不失敗。

一日林士葛遇胡列雅於街上。林士葛遙呼曰。噫可將頭來。途人聞之。咸大詫。羣向胡列雅注目不已。胡列雅良覺不安。街中適有木架。工人方據其上操作。胡列雅欲趨越而過。林士葛怒詈之。且曰。汝曹工人。戒之。脫有人墮其鐵鎚於此頭上者。我必弗與之干休。又語胡列雅曰。我屢告諒。命汝勿以頭冒險。奈何又違吾囑。途人聞之。皆圍聚而觀。胡列雅惶曰。爲爾管理此頭。令人煩絮不耐。林士葛曰。信乎。然則汝何不還其頭於我。我蓋知汝愛惜性命。等於泰山。雖盡百次之付款。仍不願死。今世界方靜候。吾頭以發明一種科學。此科學固無關於汝。汝之戀戀不舍者。金錢耳。汝旣愛金錢。則當慎管吾頭。否則我將訴汝於官。立取之歸。吾有也。

途人聞此咸詫愕不解所謂胡列雅忿極然又不能抗蓋頭旣非吾有則附屬於頭之口亦不吾屬萬無以林士葛之口而與林士葛相抗辯之理又見途人向己作怪醜狀大慚面蘊赤如血恨不斗生兩翅向空中飛去爾後胡列雅每遇林士葛於途中必命其前驗其頭無損傷始已途人見之無不詫爲奇事胡列雅每至林士葛前領款時必有他醫生在林士葛必力繩其頸之美更大肆調謔他醫生亦助之爲虐詼諧百出胡列雅更不能堪。

一日爲胡列雅領款之期林士葛之醫室中先有一醫士在林士葛見胡列雅笑謂二醫生曰何如我固知二君必贊美此希世之物也又謂胡列雅曰密司脫胡列雅趣前容我一驗之胡列雅如命驗已林士葛復以一極厚之磁盆力擊胡列雅之首盆碎而頭無恙林士葛大笑曰吾言固不謬也胡列雅頓足大怒呼曰先生奈何爲此林士葛曰無傷我知此頭至堅厚頭爲吾物我詎不寶

貴之今之爲此殆一試其硬度之何如耳言已攜胡列雅入一小室室有爐架上纍纍者皆髑髏可十餘枚林士葛曰是爲吾歷年以來之成績然曾未有如爾頸上之美者日後我必以汝頭顱供於正中以示特別之意

胡列雅別時頭腦中滿貯爐架上纍纍髑髏之象似見己之頭亦巍然處其中者又似見無數滅絕人道之醫生圍列其旁口講指畫覽茲事大可怖人思久之徑詣警察署謁警官而語以故警官曰此事我輩無能爲力也人各自有其頭則頭固屬於本人所有然本人旣願售之則是其個人之私事我輩何能干涉私人貿易之事脫有他人暗將汝頭售去則我輩可出面干涉否則殊愛莫能助第照法律論吾輩但可禁其擊破或割取生人之頭耳胡列雅曰似此買賣寧不干犯法紀警官曰法律雖未言許可買賣人頭之條例然亦未有禁止之明文以吾意忖之子除設法贖還以外別無善策矣胡列雅自思我何從得

此巨款以贖吾頭。且林士葛博士勢必於本金之外索取子金無已。將此頭轉售於他人。而以所得之金爲贖耶。然而此頭仍爲他人所得。他人之對待吾頭。或且更酷於林士葛。則我何樂而爲此嗟夫。我頭其終非吾有乎。我若娶婦者。吾婦審知我無頭必大駭怪謂嫁一無頭之夫。此事寧不駭人聽聞天乎天乎。我其絕望矣乎。

將及一年。林士葛漸露其恫嚇之意。謂汝不善保吾頭行且設法割取之矣。胡列雅大懼。寢食均不安。惟日夕思救此頭。勿爲所割。顧計又無所出。以今世之人。但知吮人膏血。誰肯發大慈悲。解囊爲胡列雅贖還此頭者。噫。山窮水盡。方疑無路。花明柳暗。又見一村。天外救星直飛。胡列雅之頭上蓋。胡列雅有一遠族之叔。素封也。無妻子。瀕死。憶及胡列雅。遂以其遺產一萬鎊予之。胡列雅樂極而涕如奉恩赦之。詔律師乃問胡列雅曰。子將以此萬鎊作何用乎。胡列雅

曰。第一。先購歸一頭耳。律師不解曰。何物之頭耶。胡列雅曰。人頭也。律師大駭。以爲此人殆癟者。更問曰。誰之頭乎。曰。卽我頸上之頭。此頭本爲我有。乃十月前售之於醫學博士林士葛。所得之價至今尙未收足。我雖有頭其實無頭也。胡列雅遂以賣頭之歷史告律師。律師大笑曰。有是哉。老夫操此律師業數十年於茲矣。曾未見有生人而頭不屬己者也。胡列雅曰。雖然自頸以下固皆爲我。所有權特頭則非我所有也。律師曰。頭非君有。然則我今所與言者爲誰。胡列雅曰。暫假他人之口。一應用耳。律師曰。我今知汝非戲言。均爲實事。然我此時不能以款授汝。但能予汝以子金三月後汝所儲蓄即可贖汝頭矣。惟汝萬勿以賣頭贖頭之事告人。轉爲汝梗。胡列雅曰。諾爾。時胡列雅中心之喜殆不堪言。三月後所得果已溢出五百鎊。遂昂然挾款至林士葛。許傲然曰。我今來此贖吾頭矣。林士葛曰。頭不能贖也。胡列雅曰。然則我亦購汝頭。林士葛曰。

我所搜集之頭顱可十四具汝需此何爲者胡列雅曰非也我購汝頸上之頭耳林士葛笑曰吾頭不值錢且汝非醫家需此何爲胡列雅曰我取之以爲蹴踘之戲林士葛曰我之購汝頭將於醫學上有所發明非無故也胡列雅曰我知之第爾自有一頭復購他人所有無端欲戕人之生亦太忍心害理然則汝速定一價我將贖頭矣

林士葛曰購時並未言贖且此頭於醫學上有至大之關係殊爲無價之寶也胡列雅曰汝不許贖乎則我將挾萬鎊之金遠游海外蓋遊歷之事則仗我之腰腳汝無束縛吾自由之理汝若與我爲難我將訴諸官廳拚此萬鎊之金與汝一決勝負我既有金錢則訟亦當勝林士葛曰天乎若汝出遊而溺於海則此大好頭顱寧不可惜胡列雅曰匪特頭顱可惜卽汝所費之五百鎊亦擲諸虛牝而已故我勸汝趣定一價格否則我將貲一船遨遊世界終老於紅塵不

到之地林士葛曰雖然終令我不能恝然於此頭顧君必欲贖回之我寧不取汝贖價惟乞君於遺囑書明之待身後以其頭贈我可乎胡列雅曰然則竟不取我贖金乎曰然曰與吾以完全自由權乎曰然胡列雅曰然則前日之約可廢也林士葛乃取前約至撕之作片片飛胡列雅曰我當立書一遺囑與汝林士葛以電話召二友至爲證人遺囑既書就林士葛大安稱謝弗遑自此二人遂爲刎頸之交

## 大理石像

天笑 豪漢合譯

一短小侏儒之紳士人乃呼之曰市長今日爲狀殊狼狽面有疲色其大似猿猴之身軀顫震不已夫市長之職任本至輕微茲時乃覺己身責任之重大實非此瘦削之雙肩所能擔荷者城中數百千居民皆將陷入危境此數百千人之心目似皆專注於市長爾時客室之中尙有一丰姿絕世之女郎安閒自若

了無驚皇之色。與彼蹀躞室中之市長相較，其狀態乃判若天淵。市長呼曰：女士聽之。女士留此，實屬計拙。敵軍殘暴，女士當已審之，矧以君之此屋爲城中至佳美者？獸類恆擇肥而噬，渠輩一至蹀躞，乃無完土。必駐兵於尊屋，無疑此時渠輩已抵闌里。士距此祇兩小時之程，途耳。吾敢乞女士趣行。女子徐徐答曰：謝市長。市長意謂吾此屋將爲敵軍所據耶？市長惶急曰：女士卽在今夕耳。此屋當爲彼前鋒之軍官所據，爲駐宿地。馬丹波蓮里弗布乃俯首沉思，有頃曰：敵軍爲誰？短小之市長自捩其肩曰：普魯士也。馬丹寧不知之，天乎？其趣離。此爲得馬丹有車，可作速摒擋行矣。波蓮曰：謝君，吾當立行。市長瀕行，又回顧曰：馬丹其聽取吾之忠告，其趣行吾亦不能久留此矣。波蓮復謝之，市長卽鞠躬而出。室中惟餘一美妙女郎矣。恨懼之念，駢集於波蓮心中，憶五年前波蓮嘗居留德國，爲著名之女優，常現身於歌臺舞榭，聲名噪甚，尤以居柏林之。

日爲多方。其默然沉吟時，憤恨之念漸長，驚懼之念漸滅。舉手按身旁之鈴，一侍女立入，面亦惶急無人色。波蓮曰：「閔奈脫爾亦知吾之信重爾與傑克烏士否？」閔奈脫曰：「主人吾知之，感之已鑄肌骨。」波蓮曰：「善可告傑克以吾磨托車至可流田畔兩路交點處，爾則收拾吾物與彼同行，待吾於彼。一二小時後，吾當卽至爾告傑克我一抵車中，卽疾駛而去，勿悞勿悞。」閔奈脫曰：「諾。惟彼德軍言卽至。」爾告傑克我一抵車中，卽疾駛而去，勿悞勿悞。閔奈脫曰：「諾。惟彼德軍言。」至大震復曰：「彼輩將及吾地，此間人皆已逃避。」吾懼滋甚。波蓮曰：「閔奈脫爾知吾意否？吾所爲種種，殆皆爲吾祖國法蘭西也。汝曹待至夜半而我不至者，則我將永不能來。爾輩自去可耳。」我知若二人爲我所信任者，知吾意否？閔奈脫曰：「馬丹吾知之矣。」言次，趨前脣吻微張，似欲求其主人同行者。波蓮正色止之曰：「閔奈脫毋作懼怯態，吾之所爲皆爲吾祖國法蘭西也。」閔奈脫無奈，遂出。暝色漸沉，夕陽西去，室中黯無所見。波蓮一撥電燈機，振四顧，室中華美奢。

麗之品是皆其平素所至愛者深思若有所得卽關電燈機捩之門於抽屜中出翦刀斷電燈之線惟留披恩娜琴臺上之雙燭銀燭光搖曳不定似全室之物皆能自主動蕩躍躍有生氣靜觀少時亦吹而滅之悄然出室外至臥室中舉首見窗外車已直馳而去知彼二人行矣忽於窗上玻片中映現己面之影色白如灰不禁駭然顧猶自喃喃語曰毋懼怯吾蓋爲祖國法蘭西而然也

德軍司令史丁尼男爵四顧室中滋覺暢適自戰事開始後史丁尼終日馳騁疆場督率士卒恆駐止於破屋敗寺中鎗痕火跡令人意索或則蟻處數尺之營帳中或露宿血漬之草地土今乃入此裝飾華麗之廣廈實饒有興趣其部下方於廚中爲其治膳所延之客不久亦且蒞乃安坐椅中爲狀至暇逸是室似爲一女郎所處且可決此女郎爲富麗之家男爵座前爲一桌桌上陳四人

食具室中燭光雖黯淡然桌布仍潔淨無垢污除此雪白之桌布外室中諸物皆曖昧不清徹男爵深恨電燈之機捩不靈已召匠工修理室中之物又似因燭光之暗而益形美妙惟目眩神移爲狀大似在夢境室之彼端懸一美婦人之像大小與人相等其側則有大理石像數具亦大如常人更有青銅製之半羊半人神像躍躍見有生機苟非名匠如洛丁尼者不能爲是絕技也已忽聞窗外有鎗聲砰然男爵之嘉賓蒞止矣一爲蒲生大將一爲克恩大佐一則某隊之隊長此數人者數星期來亦飽受風霜困頓之苦聚坐火次覺此間安適實爲生平第一遭遇顧皆饑腸辘辘深盼夜膳之速集已而食事陳矣嘉肴美酒皆爲彼條頓民族所未經嘗此時食之幾將樂極而死蒲生大將引盡杯中酒言曰若法國軍人能醇美如法國之酒者則必不致有今日之戰克恩大佐曰諸君試思之吾等安坐於波蓮之客室酌波蓮之美酒此種豔福可以消受

耶。迴憶吾等在柏林時高呼喝采彼女郎之歌藝。至今思之猶如昨日耳。波蓮以絕代芳姿誠足傾城傾國。想及其輕盈體態綽約丰姿。我之靈魂亦將溶化矣。波蓮波蓮吾飲此爲爾壽。四人齊舉盞引滿。男爵曰吾等攫取敵國之城池。擇其華屋而據之。大嚼彼敵國之酒肴。歡呼暢飲足快人意。試問舍我堂堂之軍人而外誰復能享此奇運。吾謂從軍別有佳趣。其言信然。吾人當飲此爲德。國軍人壽四人。又高呼而飲。蒲生大將曰法蘭西多美女子。惟吾輩好男兒足以偶之。言已鬨聲大笑不已。克恩大佐曰君等尙憶彼在柏林演舊竟脫之劇乎。彼時渠飾一大理石像兀然未嘗動而妙肖殊甚。吾至今猶憶之。男爵曰波蓮誠足稱爲大藝術家。惜渠此時不在。否則吾當命彼歌舞以侑酒也。惜哉。言已而歎三人則失聲笑。蒲生曰吾乃未嘗一遇彼美然以吾思之渠必能飲試瞑想其櫻脣接此杯緣時爲狀必甚美。吾不能更進酒。前途尙有重大事須勾。

當也。男爵曰：誠如君言，吾等當慎母入醉鄉，誤卻軍事。乃命二兵卒撤去殘籜，賸盡四人。燃雪茄，徐徐吞吐。蒲生大將指案之，彼端一石像言曰：此石像當製自司可勃手。乃波蓮演阿典納劇時之像，噫似此鬼斧神工，洵屬毫眉畢肖。若以此爲我家客室之飾品，則客皆讚美不置。男爵曰：吾親愛之大將乎，得勝之軍人何求不遂？君思得此石像乎？逕搬運歸家可耳。特恐君夫人將生妒心也。言已，四人皆大笑。蒲生曰：吾果取此石像，則當命輜重隊以專車乘之耳。克恩笑曰：信如是者，則吾等之來不可謂之軍人直將爲收羅骨董家矣。凡珍饈入腹後，無適宜之運動者，其人必覺疲乏。況室中燭光力弱，益足令人神志昏頹。於是此四人皆默坐無語，久之不消化之疲倦時代已過。克恩先發言曰：君等當知夜已近午，明日之第一句鐘不久，且至男爵舒直其軀，曰：誠然。言時展懷中地圖曰：吾等軍隊去此，尚有三里。吾意當以此法襲擊阿江尼。言時手指地。

圖蒲生領首示同意男爵忽曰吾深願太子殿下在此恐彼或不果來卽來或須至夜午方至吾於阿江尼之路徑一時殊未諳識若殿下在此則前進至易易克恩曰殿下不久當至法人恆退縮絕不敢一犯吾德人之鋒無慮也男爵曰吾所慮者正在此惟彼亦有堅強不屈之操卽使一敗塗地亦必竭其死力以爭持最後之判決言至此四人忽默然咸現奇詫色蓋此際窗外忽聞有汽車自遠而至機聲戛戛當門而止已又有履踵相觸聲無算立正致敬也叩門聲隨之一軍官入重衣高領入時去其駕汽車之目鏡男爵尙未起立迎迓卽問曰太子殿下已駕臨耶軍官曰男爵殿下不久當抵此吾亦甫至此間殿下之車距吾後不遠也軍官言時一將官入翹鬚挺胸狀甚威武一脩長之少年隨之少年者卽德皇太子五人皆鵠立爲禮太子逕至爐火次以外衣授克恩言曰吾忠勇之諸將軍乎吾今日先期至此所得消息大佳克勒行將抵巴黎

之城門矣。若非英人廁身於此，遭戰事則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史將復見於今日。英人滋可恨，彼輩有眇眇三島本可立足，乃不知安分妄作夢想，出而興我鐵血主義之普魯士戰可哂亦可憎也。復四顧曰：此間殊安適，顧不可久留。天曙卽行矣。大計已定，吾等當於明日渡馬尼河也。男爵曰：殿下至此誠萬幸。事法軍滿佈於阿江尼之邊界，彼輩若敢抗拒吾軍者，實出吾意料外矣。太子夷然曰：彼等當不敢爲是。彼輩屢受吾軍挫折，當已震懼吾德國之軍威。若此次復抗拒吾軍，直自求失敗耳。男爵曰：殿下已膳未。太子曰：吾已於車中食之。吾軍明日渡河後，卽西折向巴黎與克勒之軍相合，使兩處之法軍交通斷絕。今尙有一事待決者，吾等當取何道以渡馬尼河耶？男爵曰：有兩道可行。一爲阿江尼，一爲伯柳橋。橋已拆毀，然彼處水淺可涉，否則以扁艇爲橋亦至易措手。且正對伯柳橋之小山已入吾軍之手。彼輩軍隊皆集於阿江尼，以吾意思。

之彼等當預料吾等必取道阿江尼也太子大嘉男爵之智卽如所言決定自伯柳橋而渡太子曰然則黎明卽須出發吾卽以此事付爾今夜當遣大隊至小山之巔防守伯柳一帶男爵曰敬如殿下命太子乃燃雪茄與其部下之將官聚坐爐火次覺溫暖欲睡遂默不發一言少選忽一躍而起呼曰是何聲也男爵曰無他屋之四週皆守以衛兵殿下金軀寶貴此間決非危險地太子曰吾似聞室中有物蠕動之音此間燭光昏黯不可辨物何竟不燃電燈旁侍之衛兵如言旋轉電燈機捩惟燈終不得燃男爵曰燈已破損線亦中絕已命匠來修理惟室中實無他物殿下察之言已取燭繞室行太子笑曰吾神經過敏銳耳有頃太子入臥室寢衛兵守其外寺鐘應時而報衛兵一一數之蓋太子預囑天將曙卽叩門醒之男爵等亦假寐所餘者惟屋外半醒之守望哨兵耳可流田距兩路相交處可半里在阿江尼叢林之末荒寂罕人跡其一廣道則

通之隆卡卽波蓮所居許其一爲荒徑右引入叢林中是夜波蓮僞飾石像兀坐客室可二小時盡得彼軍中要謀太子駭然驚呼時卽波蓮躡足出室時也波蓮自園中後門出匍匐行花叢草堆內自一小門而出此門爲守者所未審也波蓮行時樂不可支殊無驚懼念但覺曠野之外景至蕭索泉流泠泠寺鐘鏗鏘夜鳥飛鳴風吹瑟瑟外了無所聞卽鎗丸礮彈亦似因日來疲於奔命故乘此月夜清幽一息其力可流田畔兩路交點處一汽車隱於老樹之後坐於司機之位者爲傑克頻頻回首窺外村中閃閃燈光深懼德軍或經此而過又頻頻回顧面色如紙之閔奈脫傑克曰必有意外事渠將不能來此矣閔奈脫曰吾等當待之馬丹深信吾等吾等必勿虛負其信重吾等之待此與否實有莫大之關係蓋馬丹嘗言彼乃爲祖國法蘭西也傑克歎曰吾告爾馬丹所爲蓋至愚之策也此車必爲德軍見而捕獲吾等則死鎗下矣閔奈脫毅然曰平

素吾等所依賴以爲生者。主也。平素吾等所依賴以立於人世者。法蘭西也。吾主待吾等厚。臨大難猶深。信吾等。吾等廝役耳。何幸而得此。慈厚之主人。可負其託乎。矧吾主謂此事乃爲法蘭西。吾等又安可負法蘭西乎。休矣傑克。何焦慮爲吾等必守死以待之。吾主可死。吾等寧不可死。寧使吾二人死。毋使法蘭西死也。無論如何必待之已。而寺鐘報十下。波蓮猶不至。素月半規。若悲惋若巧笑。俄而黑雲如叢怒馳。而前力掩月光。勿使洩漏而照此大地。二人於數百碼外。遙見一哨兵肩槍徘徊。默知山上之兵。正不知其幾千百已。而十時又半。此半小時之遲遲。幾等三秋之永。叢樹中忽躍出一黑影。迅若飛鳥。則波蓮也。衣黑長衣。故全身皆淆雜於草叢樹影裏。不可分辨。可見者惟其枯白如霜雪之面耳。閔奈脫辨知爲其主。卽亦一躍下車。輕呼曰。馬丹謝天帝仁慈。波蓮以手按胸。久之不能語。已而曰。傑克。吾等當依荒徑向林中趨。毋燃火爾。當能識。

此徑言已閔奈脫掖波蓮登車。車動機聲輕微。幾至於不可聞。傑克雖深熟此徑。然心實懦懦。蓋自戰爭啓後。徑中常有撞倒之樹。又恐德軍營帳或當路。而立。則性命危在呼吸。實則德軍尙未知林中有徑。有頃已達林外大道。平闊如鋪紙。傑克乃轉機狂馳。勢如風電。已達阿江尼之番葛。脫村至村口。車止。黑影中有槍聲。砰然望空而發。一人。大呼曰。止。止。來者爲誰。語爲法語也。傑克大樂。竭其喉力。高呼曰。吾輩法人也。吾輩法人也。

吾此篇敍至此而止。至於德軍黎明渡伯柳橋時。地雷突然轟發。死傷無算。法軍乘勢突出擊之。此事皆見之於正史。可毋勞吾小說家之贅述。然著者竊思。男爵敗北後。若退至波蓮屋中。而不見大理石像。當亦能明其故。而自歎受愚。於一大理石像愛國之婦人也。

吾姪麥司之書翰 天笑 梁漢合譯

吾姪麥司今已英英露爽爲某鐵路之站長矣方其幼時頑劣無比當渠與乃姊居於鄉村之際我命其每星期以一函致我詳載此一星期中事我今展閱其函令人忍俊不禁錄之亦足博人一破顏也

第一函

吾叔無恙耶茲有一事言之憤憤吾阿姊有一情人名約克者叔尙憶之乎彼常挈姊至劇場而撇我於家中謂我累贅也實則渠輩若挈我至劇場時則我除觀劇而外必勿阻彼兩人之親吻渠又嘗以玩飾之品贈阿姊而我則求一擊球之板而不可得叔乎叔賜我之皮球乃爲渠二人倉猝接吻時所踏破我恨極而哭約克勸慰我謂明日當購更巨之球以償我所失噫此蓋我第一次聞約克好言也我以彼言可信翌日渠來我卽恭迓於門次則見渠手中除一花束外他無所有殊令我大失所望因是銜之刺骨我百計挑撥阿姊欲令其

亦恨約克而吾姊全無心肝愛好如恒已而我得一策以間彼兩人矣。星期三清晨我至馬克家。馬克與我爲好友。凡我之請無不允者。我卽借其電話力張吾吻作壯夫聲曰卿爲安梨否。卽聞答曰然。若非約克乎。余曰是也。安梨曰何事。余曰我輩今日至海濱行釣。我待卿於一古碑之畔。卿其速來。言已。我卽歸。家則見阿姊整鬟對鏡換襦添香。匆匆赴約去。我遂捧腹大笑。繼翻阿姊書箱。取得信牋。一信紙。一摹阿姊之筆跡。疾書一函。曰約克先生足下。儂甚厭君隱忍不言者久矣。願君後此勿更來擾我。安梨謹啓。又另以一紙書一信函。曰安梨姑娘左右。我今偵知姑娘意中別眷他人。此後姑娘不必與我交一言也。約克啓書畢。各封以緘。已而約克果來。我以僞信與之。約克見信果如迅雷劈項。始而駭詫。旣乃痛哭獨坐園中。握書流淚。少選姊歸。見書亦伏牀泣不可仰。吾但聞其歎咽曰。約克乎。爾尙不知我心。乃作此猜疑乎。爾竟不與我交一語乎。

將使余無從訴其冤抑乎。吾見兩人都中我計，則大樂不可支已。而有叩門者，啟之乃一店傭手，一巨裹詢我曰：「麥司君在此乎？」余指其鼻曰：「我卽麥司也。」店傭審視吾上下，領首曰：「然則可。」卽交君此物爲約克先生至吾店中購取者，命我送至此間，想無誤也。請君署名可耳。我異之，急去裹紙，啟視則一極巨之皮球也。大樂乃署名，遣店夥去抱吾球至約克處謝之。約克淚眼模糊，中心方悲悼未已也。余思約克必愛我，故以此球見贈。我乃深悔不應，間彼二人直至今日。彼二人尙未交一語也。此其事惟叔可以轉圓之，或請示以此函足釋兩人之疑團也。

第二函

自叔去後，約克常提吾耳，握吾領，雖與我戲，我頗苦之。因我力弱，殊未能與之相抗。顧我終思一報復之法。一日約克與吾姊共餐，兩人喁喁情話。約克幾自

忘其形。我竊得阿姊之針與線。以約克外衣之角縫之。桌布上已而餐畢。約克起立。桌布爲之牽動。而桌上之物皆隨之傾仆於地。湯汁淋漓滿灑其身。狼藉至不可名狀。我急飛奔。蓋不逃者將又必爲彼捉得。而撻之矣。翌日渠一人乘自由車同至林中。我亦乘一自由車。暗躡其後。經一棚門。自由車不得入。乃以車置棚外。我俟二人去稍遠。卽將約克所乘車輪之氣盡洩之。乃返約克。因未攜有抽氣笛也。大窘。徒步而歸。星期三。約克攜一男子及一婦人至吾家。約克尊之曰紳士。曰夫人。此紳士又攜一狗見我。則大吠。主人叱之。猶狺狺不已。我實怒甚。以此狗無乃太不自量。彼至吾家而吠。我大似今之外交家。侵人權利而猶作強硬態度也。我偶飼以果餌。卽一變其怒容。而爲搖尾乞憐之狀。漸與吾習。我乃以硬片一方書其上。曰此犬喪家喜噬人。行人慎之。書就。卽繫之其頸。縱之街衢。我則伏於門隙窺之。少選。有行人過。犬作吠聲。欲撲狀。行人驚駭。

而逸卽來。一警察犬復吠。警察突前捉其領細審紙片上字乃從容牽之去。紳士臨行呼其犬不得。焦急萬狀。我則僞爲不知而助之尋覓。顧究其結局則終爲不得而已。

### 第三函

叔乎。我今有一疑問。索三數日而弗得其解。問之校師。校師亦不能答。問之吾姊。亦無圓滿之解釋。叔或能告我以其故。使我滿意也。此問題者。卽睡眠問題也。我每睡後。卽渾然無覺。此睡眠中之我。已不知何往。及醒則仍歸爲我。此我所最不能解之事。而欲請叔告我者也。星期二日與馬克同乘火車至卜林村游釣。此事出於阿姊之命令。車至半途。我之皮球忽失手。墮於車外。我急按告警之電鈴。車遽止。我與馬克乃從容拾取皮球。爾時車中人咸大駭。莫明其故。卽我等拾球渠輩亦未知我則僞爲無事。而司機者大詈惡作劇之人。仍復開。

車進行吾二人固竊笑不止也。星期五日我至鄰家果園啖其蘋果樹不高結實纍纍吾見之饑涎不禁欲滴方踞坐樹下大啖時其園丁忽來見我大怒遽披吾頰我哭告阿姊而姊反責我我冤無從洩乃至廚中取鹽一掬裹以紙復至鄰園於樹根剗以小刀成一孔實以鹽復蓋以土我知後此茲樹將永永不能結實矣此法乃吾師告我者不期今日果得其實用也。

#### 第四函

星期一日我取手巾入阿姊臥室見渠方伏案作書背外向初未見我也我躡足至其後竊窺所書則致約克之函也略謂君函已得知君於星期三日自倫敦返此儂聞之喜甚當於是日預製極精美之雞蛋糕以爲君接風云云星期二日我又偕吾好友馬克至卜林村途中有一極可笑極可駭之事爾時同車者甚衆其中最爲我所注意者卽一少年與一女郎也女郎與少年初不相識

女郎之帕忽墮地而少年爲之拾取女郎謝之少年乃乘間與女郎接談二人並肩坐我方拋弄泥丸爲戲車忽經一山洞黝黑不辨五指而吾之泥丸乃墮落他處我起而摸索適觸一人之手其人卽力抱吾腰與我親吻不已覺其唇吻間之鬚根刺人作奇癢且令我生痛我駭極又不敢呼惟極力掙扎俄而豁然開朗火車已出山穴抱我之人已釋我我視其人卽爲女郎拾帕之少年也少年見所抱者爲我愕然如中惡魔面色大頰俯首不語我則大怒卽厲聲叱之曰咄爾驢子曷爲與我親吻少年曰若何爲竟至吾許吾方欲更詈之而已忍俊不禁嗤然失聲笑矣而女郎亦掩口胡盧不已馬克問我何事我乃大聲告之車中人盡聞則皆鬨聲而笑此少年羞慚至於無地惟時時怒我以目我不顧也星期三晨起入廚中見阿姊爲狀甚忙頻頻以鐵絲球擊雞子吾知其必製蛋糕以餉彼情人也憶前星期我欲食此姊乃斬而不與今日必思所以

報復矣。乃潛至其室，竊取金雞納霜三小包，復至廚中，覲阿姊外出時，以金雞納霜傾入蛋糕內。下午約克果至，阿姊殷勤款接，卽以蛋糕餉之。而約克食時，頻頻繙眉。姊曰：「味佳乎？」約克勉領其首，姊亦取一枚啖之，忽大吐呼曰：「噫！味何苦也！」約克曰：「然我亦覺其味苦。究竟卿之蛋糕雜有何材料也？」阿姊思久之，恍然曰：「是又必爲麥司惡作劇矣！」我聞其語，卽舉足飛逸，約兩小時後，始敢返返時，適遇約克於途，我初不及備，渠乃乘我不備，執吾耳批吾頰曰：「小惡魔！」小惡魔。

## 三十八年

天笑 融菴合譯

凡人有了錢，一定要做些事業，纔不負老天富我的一番好意。若積蓄不用，看這一動不動的東西，爲禍起來，卻非常利害。但看那坐擁百萬，一錢如命的人，養的子孫，一定穿喝嫖賭，件件俱能成了一個揮金如土的敗家精。爲什

麼呢。這金錢一物原應該在世上流通纔是道理。倘使有錢的人個個講了積蓄主義。一錢不用。請教市上的錢。把什麼來流通。豈不要一日少似一日麼。這篇小說就是講一個美國人。帶了妻子。到各處去遊歷。受了數十年的艱難困苦。積蓄了數百萬的金錢回來。把所有金錢一個不留。取出來做了一番極大的事業。以致人人尊敬他。夫妻二人宛如父母一般。至今他所住的地方。還人人沾著他的恩澤。在下看了。想著現在的富翁。都是一毛不拔。恰恰和他成一個反比例。所以講出來給大家聽聽。好教他有錢的人。動動念頭。

話說四十餘年前。美國一個鄉村裏住著一對新婚夫婦。男的叫做史密司。性情誠厚。意志果決。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做成功了。纔肯罷手。真可算得蓋格魯撒遜人種的一個代表。恰巧娶的夫人。性情行爲同他一色。一樣彷彿。一個印板裏印出來的。所以夫妻二人。情投意合。非常愛好。加以燕爾新婚。結婚後。幾

個月裏那如膠如漆的景象。真是鶼鶼比翼一般。一日清晨史密司君起來了。先泡了一杯咖啡放在桌上坐下來一面喝茶一面就擎著當日送來的新聞紙。從頭細讀這兩件事是史密司君清晨的功課。沒有、一天、會、脫板的。這日看那新聞紙方看了一半忽然像有什麼感觸似的指著一條新聞對他夫人道。你看！南亞根拔萊金剛石礦不是在那兒招股麼。吾想一個人生在世上總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若在這鄉村裏埋頭一世豈不辜負我一生麼。吾想把我的田地產業一切都拍賣了到南亞去幫同他們開礦。你贊成不贊成。麼他夫人的性情本來和史密司一樣的。豈有不贊成的道理。就是心裏不贊成口裏也決不肯反對的。當時聽了極口贊成。史密司非常歡喜。不多幾日就把田地產業以及器具什物統統賣完了。共得二萬金圓。自此之後就要預備動身了。

史密司夫婦二人。自從蜜月旅行以後。這次是新婚以後。第二回旅行。一對少年夫婦。在旅行中非常快樂。一年以後。二人之足跡。已徧滿南亞非利加的根拔萊地方了。然而極大的椰樹。極猛的野獸。以及一切奇花異草。珍禽怪獸。都一見過。只有那晶光燦爛的金剛石。卻連影兒都不見。一個那二萬金圓的一半。卻已如煙如霧。消歸於無何有之鄉了。

史密司夫婦二人。走了幾千里的路程。到這根拔萊地方來。開這金剛石礦。初意是一年以來。總有若大若小。或紅或碧。無數的金剛石。每天運進門來。到了今日。卻連玻瓈屑都未見一粒。豈不要灰心麼。然而他夫妻二人。卻不然。金剛石。雖未見一粒。那意志的堅固。卻比金剛石還勝十倍。此時全沒有一些失望的樣子。聽說阿查蘭羣島中。出產真珠甚多。史密司一想。真珠一物。也不亞於金剛石。倘能多多採收了。回來販賣於各國。也是利市十倍。可以立刻發財的。

遂同夫人商議定了就立刻動身到阿查蘭羣島來那知到了那裏結果同金剛石鑛一樣費了無數金錢依舊是一雙空手

自此以後史密司又換了一個目的要想發見一個銅鑛了於是沿著亞非利加大陸的沿岸由西而南由南而北渡馬層畢克海峽過馬達加斯加島到西錫愛爾島再渡印度洋經過蘭嶺諸島到撒摩亞島及非西島直到澳洲極邊仍是一無所得。

這一次旅行在我講講卻非常容易然而日月如水其中所歷寒暑不曉得幾經更變了二人所歷的艱難也非一言可以盡述總之舉人世所有的困苦危險的事沒一事不細細嘗過二人所帶的盤費至此亦已消化淨盡這時要想再幹別事也萬萬不能了可敬那史密司夫婦二人全沒有一些懊悔失望的顏色無法可想之中史密司就去做長工或是種田或是捕魚他夫人也幫同

他丈夫或做人家的家庭教師或做人家的傭工克勤克儉積蓄了不知幾年居然又成了一筆鉅款於是夫妻二人商議著又要把未竟之志繼續進行了計議既定就從南亞美利加沿岸及內地起到遜脫獨民古諸島墨西哥共和國薄摩華羣島阿利油興列島彷彿中國的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樣兒全球五大洲上土地幾乎沒一處不有二人的足跡好一對百折不撓的夫妻越走越高興一天一天的走一日走到一個地方只覺著一望荒涼人煙稀少這是什麼所在呢原來是坎拿大領土的西方阿拉斯加的海岸便是。

阿拉斯加在現在的時候人人知道是世界上一個極大的金窟商人合資去開鑛的一年中正不知有多少然而在史密司夫婦初到的時候卻和現在大不相同只看見巍巍的是高山潺潺的是流水野樹成林蓬蒿沒胫那土民所住的房屋彷彿如月夜的疎星隱隱現現散漫在四處好一個寂寞荒涼的所

在史密司覩此景象。雖不生一毫退志。然回想離故國以來。屈指已三十八年。出門時是一對少年夫婦。現在卻潔白如玉的面孔都變成焦黃滑潤如脂的皮膚。都起了縐紋。黃如金絲的頭髮彷彿罩了一層深秋的霜。都換作斑白。居然一個老公公。一個老婆婆了。史密司隨走隨想。卻不向別處走。只向著那峻嶒不平極險峻的山上行來。手裏卻左手擎著一個錐子。右手擎著一個鐵鎚。這兩件東西是史密司出門以來。隨身攜帶。足足也帶了三十八年了。史密司走到半山就照依從前開金剛石鑛尋覓鉅鑛的法子。對著那巉巉削壁之上。用錐子鑽在石上。把鐵鎚很命的敲了一下。這一下一敲之後。史密司的形狀卻非常匆促。回轉身來。連忙把敲下來的石屑。看了一看。再向敲處又相了一相。不曉得他還是失望還是如意。只見看過之後。就連連的東一鎚西一鎚的敲起來了。敲了數處。再把所有敲下來的石屑。都拾在手中。又細細的看了一。

看忽然狂叫一聲頓時倒地不省人事。

諸君可知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史密司的鑑定鑛脈和現在的鑛學家不同。他執著一把錐子一柄鐵鎚憑著三十八年的經驗只要聽著鐵鎚的聲音就能辨別出四五分了這回他發見的原來是一個大金礦起初一鎚之後他恐怕未必真確所以又連連的敲了幾處細細一看只見黃澄澄亮晶晶的確是金礦無疑他這一喜真喜到了極點喜極之餘一時血液都向腦中行來所以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史密司夫人在傍邊忽然見丈夫倒地這一驚幾幾乎把史密司的一喜抵一個平連忙走過來連連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無法可想只得把史密司負在背上拚命的奔下山來看山腳下就近有無人家好討些熱湯灌救幸虧下山不比上山煩難不多一會已到了山腳下一家人家門口史密司夫人把丈夫放了下來方要上前扣門恰巧呀的一聲裏面走出一個人

來。只見這人年紀甚輕。狀貌威肅。一身牧師的打扮。一望而知是一個熱心的宣教師。

諸君可知此人是誰。原來的確是一個白種的宣教師。名字喚做高德。年紀雖輕。卻不是借了基督的牌子。哄騙飯吃的。看他狀貌雖甚威嚴。然又威而不猛。待人接物非常和睦。真有希望之如日就之如雲之概。這日飯後無事。剛要想出門來到山腳下去散散步。開出門來。看見了史密司夫人。不覺呆了一呆。史密司夫人不待高德開口。就把來意喘吁吁的說明了。高德連忙走到史密司身邊。看了一看。安慰道。不妨。不妨。這是一時氣閉。待我倒一些勃蘭地來灌一灌。立刻就蘇醒的。於是先和史密司夫人把史密司擡到他屋中。臥在客室內。只榻上。喚僕人開了一瓶。從本國帶來自己難得喝喝的勃蘭地。倒了一杯。親手灌了史密司幾口。停了多時。就聽見史密司呻吟起來。又隔了一分鐘的光。

景史密司忽然叫道好一個大金鑛你看這金鑛的顏色呀呀你看這金鑛的光輝史密司夫人連忙喚道快醒醒罷你在那兒說夢話麼史密司聽了把眼睛睜開的溜溜的四面看了一看一骨碌坐起來對著他夫人道這是什麼所在我在此做夢麼他夫人見丈夫已醒心裏纔把一塊石頭放下連忙答道我看見你忽然跌倒了不知爲著何事我嚇得手足無措一個人沒法只得把你背上山來幸虧遇見了這位高德先生大發慈悲把你擡了進來灌了幾口勃蘭地纔把你救醒了你究竟感觸著什麼以致昏暈呢史密司聽了連忙走到高德身邊握著手道謝過了便開口對著夫人道謝上帝慈悲憫我愚夫婦受了三十八年的艱難困苦居然使我達到目的發見了一個大金鑛我喜極之餘不知怎樣就昏暈不省人事了唉好一個金鑛高德接口道這阿拉斯加山上上去的人也很多從來沒有人發見過有金鑛直待貴夫婦來了方纔發見足

見上帝憐憫貴夫婦三十八年的勞苦特地以此報償的這一帶礦山的採掘權從法律上講起來應該屬於貴夫婦別人不得攘奪分寸的鄙人不才願盡這保護之責史密司見高德這樣熱心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心裏要想尋一句感謝的話來說說竟一句也想不出切當的話來只有緊握著高德的手牢牢不放便了。

自此以後史密司就做了這礦山的主人招集了無數工人採掘今天五萬圓明天十萬圓車載斗量的載進來好不快活四方的商賈聽見了這個消息都紛紛攜資到這裏來要想攘奪史密司的權利幸虧高德宣教師極力保護著好不容易纔把這一班人趕散了幾個月之後史密司已不知積了多少億萬圓一年以後正不知積了多少連史密司自己也算不清了但是史密司這時雖做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富翁他所住的房子仍是東倒西歪的幾間破屋所喫的

東西。仍是麪包和冷水。所穿的衣服。仍是亂麻粗布。在別人那裏看得出。他是一個富翁。一日獨坐在自己室內。忽然想著了一個難問題。非常躊躇。不決。忙喚了他夫人道。我們出來了。將近四十年。居然達到了目的。但是起初抱這目的。也沒有一定的成見。不過要想積蓄些金錢。做一個富翁罷了。現在金錢已積了。富翁也做了。這所積的金錢。不要說我們沒有用處。就是拚命的用。也用不完。等到我們一旦死了。落到惡人手裏。浪費。妄用。豈不枉費了我們一番辛苦。所以。我喚你來。想同你商量個處置法兒。他夫人道。這意思我也想到了。許久。總想不出一個善法來。不如去請教高德。宣教師。他總有妙法處置呢。史密司被他夫人提醒了。去請教高德。連說不錯不錯。遂同了夫人急急忙忙。走到高德處來。看見了就把這意思詳細告訴了高德。高德不慌不忙的說道。金錢一物。最易損人的品行。壞人的節操。世間奸淫盜賊。那一個不爲著金錢。但

是自己的立身不正無論如何窮思極想上天終不使他如願的貴夫婦雖受了三十八年的辛苦居然一旦達到目的這不是上天明明憐憫好人特地把這無窮無盡的金錢酬勞貴夫婦的明證麼但是一個人苟非浪費妄用所用究竟有限這無量數的金錢貴夫婦二人一世怎麼用得盡呢這其間殆亦有天意在裏頭要借著貴夫婦做一個貯金的器械留在世上罷了貴夫婦但能體天行事就不負這天賜的黃金了史密司聽了連連點頭道啊啊天意天意知道了知道了於是對他夫人道我們去罷遂辭了高德同著夫人回來一路走一路還低著頭只管念著天意天意不絕

史密司回來以後就把所有幾百幾千億的金錢取出來修築港口建造橋梁築道路立埠頭造慈善病院立學校凡慈善事業沒一件不做到於是團團一方的人都尊敬他夫妻二人喚作阿拉斯加大金鑛的父母這時史密司夫婦

二人洋洋得意時時手攜著手走到市街上四面看看或者走到高丘之上吸些新鮮空氣覺著人生至樂之境無以踰於此了然而史密司夫婦的起居飲食這時仍是住著幾間破屋喫些冷水和麪包並沒有一絲一毫富人的樣子那一方的居民受著了史密司的恩惠硬要把史密司的房屋拆了重新建築他卻竭力阻止道衣食住身體上所受的快樂怎及得精神上所受的快樂我不求有身體上的快樂但求我精神上的快樂能永永不絕就別無他求了史密司夫婦二人一世的事業至此總算告畢沒有什麼可述了然而還有幾句蛇足索性說給諸君聽聽以作此篇的結局。

數年以前有一個有名的博士叫做南遜聽見了大金鑛父的名譽就特地到阿拉斯加來專誠拜謁史密司阿拉斯加的住民仰慕博士的大名就趁勢開了一個歡迎會要請博士演說博士一定先要領教史密司的偉論史密司卻

從來沒有演說過的。起先不肯。後來被衆人蜂擁著。只得上了演說臺。高聲說。  
道。鄙人毫無學識。從來沒有演說過。現在只好把我一生所抱的主義講給諸君聽了。就算塞責罷。鄙人所抱的主義。不過想上天。生我在世上。決不是叫我喫些現成飯的一個人。人生在世上。就有個人的責任。上天就給你幾分報酬。一毫沒有錯誤的。你若用欺騙詐偽的手段。或者當時被你攫著過分的利益。到後來仍要償還。不報在自己身上。一定出不肖子孫。報在子孫身上。從來沒有倖免的。鄙人就體了這個天意。不敢做一件欺詐的事。不敢生一毫微倖的心。競競業業。盡我做人的責任。罷了。衆人聽了。齊齊拍掌。高呼大金鑛父母萬歲。不絕博士。對衆人道。鄙人願各人盡各人做人的責任。也沒有什麼別的議論了。說罷。就緊緊握著史密司的手。以表極誠仰慕之意。

## 喬奇小傳 天笑

毅漢合譯

喬奇嘉利山華甫者。其家庭中目之爲蠢物。爲贅疣良以山華甫一姓之人。素擅智慧之稱。人且謚之爲富於腦質之族。其昆仲中有曰克夫勃山華甫者。有曰託爾山華甫者。有曰克里士山華甫者。其女則曰格梨克夫勃爲律師人咸譽其辯才無礙。託爾山華甫嘗爲大彼得立傳。大受家庭歡迎。謂爲大文豪。不墜家風。克里士亦爲律師。顧乃常爲一社會黨之日報。作諷刺詩而博其酬金。以身爲法律中人。而偏附社會黨亦可謂山華甫家創格之奇人也。若格梨則一老處女也。終日御其夾鼻之鏡。工丹青。又能鑒別骨董。測其器物之年代。至於家督之老父。則皤然一叟。而博聞強記。無事不精。一如世界紛紜。彼皆諳如夙學。其兒女輩尊之曰天才。之老父。此一家中人人咸具奇技。異能獨喬奇。則蠢然天獨。靳惜而不賦以才華。顧有一事。差堪解嘲者。則喬奇每見一良馬。輒能識爲神駿。又嘗習化學及冶金之術。顧羞怯不敢自炫。亦不敢以是自滿。以

故亦無一人請教之。蓋棄耳。彼頑鈍之尊稱也。然一家中獨無山華甫夫人之名。詞聚羣鰥而居。人幾疑此家人均抱獨身主義者。喬奇幼卽失恃意者。其母或因喬奇之不智爲山華甫家之玷。乃鬱鬱而歿乎家中。人常環喬奇而坐責喬奇曰。爾何以蠹蠹若此。喬奇因亦自承爲蠹物。其文藝家之阿兄時或作詩誚讓之。而喬奇讀之木木然不解。所謂有時詩意淺顯。老嫗都解。喬奇讀之。則作乾笑。頗亦不能自安。蓋喬奇雖蠹亦知羞慚也。喬奇自十歲時卽得與家人同席而食。其家之俗例然也。然而家人輕之。卽自此始。如是者可十年。喬奇坦然處之。不以爲忤。不知者謂其修養之功其實非是。蓋喬奇之天性觸物輒生滑稽之觀念。因見其家人輕己。覺就中含有滑稽之趣味。良多靜默思之大足。自娛。且有時喬奇之語言動作。令人見之忍俊不禁。實足稱爲奇特之滑稽家。喬奇無友朋。卽有與之爲友者。亦不能始終如故。此非喬奇之不善處。友實因。

其家中人向無友輩。且輕喬奇並輕喬奇之友。輒有使人不能堪者。喬奇或掣一小友來家同飯。家人慢不爲禮。其友不能耐。卽辭而去。自此亦不復來。以故喬奇心中之思想除本山式之冶爐及分析化學之學識。此外更無復他物。據其腦界至二十一歲時。其家人每餐時輒據食桌而討論一事。此問題乃討論喬奇將何以處其所有之金錢也。喬奇有舅氏。以遺產六百鎊遺喬奇。此產尙由律師管理。今喬奇年已二十一矣。英例爲成丁之年。所有產業宜有自行管。理之權。至喬奇二十一歲生辰。有律師攜得文件數事至。顧謂喬奇曰。可在標以鉛筆處署爾名。數日後。其產遂至減縮。至於五百六十四鎊三先令四辨士。是夜。其家人匆匆晚餐。已謂喬奇曰。今汝將何以處此款也。喬奇瑟縮椅中。大覺難堪。遲疑良久。始期期曰。此款向者在何許。則仍任其在何許可也。家人曰。咄。蠢人爾。竟甘以此款存諸銀行。時時用其母金。以至於無耶。其兄託爾山華。

甫卽爲大彼得立傳者思久之忽發議曰吾有友能挈喬奇至事務所中我知或能移換其性情而導之入於普通社會此人曰霍令喬奇曰誰爲霍令家人皆大笑意謂彼乃并霍令而不之識霍令者村中之大工業家鄉人每於農事之暇輒就之學里潑士工也時老處子格梨笑聲稍歇忽憶霍令非一勤於職務者自念胡不使喬奇就開勒司冬蓋開勒司冬爲骨董及圖畫之販客商業技能之聲譽頗聞於鄉村間且販賣骨董之商業中恆以貧窶而躋富豪喬奇果欲謀一業其惟此乎因以此意語之喬奇喬奇唯唯克夫勃大律師曰否語至此略止似強制其笑者已復曰吾惟恐喬奇爲骨董商時將購取一五彩石印之圖而謂爲名畫也喬奇忽莊顏曰汝曹毋須更爲我計畫我意已決吾將航海他行矣喬奇言已衆均無語喬奇面大赤復作苦顏曰我決計航海他適也言已衆復寂然其父架眼鏡於鼻自上窺之曰容我一問汝意將何爲曰

兒樂去此耳。曰：善哉。此答然理由尙未充足爾當告我以故。喬奇曰：兒誠不肖。雖然實不能堪家庭之誚讓。若輩自黎明起至於夜深方已。均以兒爲玩弄之具。兒何能堪之。克夫勃曰：此多大變矣。喬奇曰：兒以愚鈍乃不堪聞人之自詡爲聰明智巧者。又自號爲天才。又曰：能詩且避此文學之窟。使耳根清淨也。於是其家人咸噤勿敢言。均有冷峭之狀。明日喬奇乃預整行裝。其家人怒其無禮。亦無有爲之助。喬奇一人了之。亦良不覺其苦。家人非特不助其檢理行裝。且亦不爲臨別之贈言。游子出門宜諳作客之事。家人亦不爲之告。而喬奇於此等事固一無所知。亦不向家中人叩詢。至其啟程之日。早餐時其父始問曰：若以何時行矣。下午四時曰。願汝一路平安。爾已購得船票乎。吾似見爾行篋中。乃有『開甫城』之紙也。喬奇曰：然。別父而出。行時更無一人送之出門。蹣跚獨行。一帆風順逕至滑鐵盧。抵南海。姆頓時亦無送別之電報待之。喬奇笑

曰似此家庭亦大可異。

喬奇至龔納斯堡時與一冶金技師遇。此技師者年少而多才體修長眸子碧藍光凝然方其視人時目光安靜令人見之怡悅性情與喬奇大相類。喬奇識是人大慰。生平是少年者無瑣瑣之談人有所問必細思而後答決非若喬奇家中人爭炫其才者也。少年唯一之志願乃欲於化學界上有所發明謂現有之化學尙未盡世界之蘊且未足供吾人之需也。二人嘗作長夜談所言爲鉀與金之色澤關係及鑄質之效力別時少年謂喬奇曰若有需我助君之事請坦直見告可也。曰善吾方探覓金苗若覓得真金吾當告君少年微笑笑喬奇之癡也。夫開甫城中地均有主殊無寸土曠閒卽有金苗亦奚從採掘縱地主允售其地亦非巨金莫辦而喬奇則竟毅然以爲必有可期寧不癡耶顧少年向之微笑喬奇未審其意也於是喬奇乃西行在克勒士多波下至『十四溪』

中探覓無所得。北行將近彼得堡。至可洛可洛淘覓亦無所得。乃沿卡隆林納之道。向東而行。其處多鄙野之鄉村。瘴癘大盛。喬奇卽居是間。終日經營。淘沙鑿石。胼手胝足。不遺餘力。如是者一年。又半濃鬚繞頰矣。而猶未加之修薙。居旣久。遂嫾其荷蘭之土語。有時少得金苗之色澤。輒作長函。馳告少年之冶金技師。深信所發見者爲無誤。其家人則久不知喬奇作何狀。蓋喬奇雖或作函省其父。顧函不盡詳。亦不自言居留何所。其家人亦不以爲意。笑談偶及喬奇。則嘲謔隨之。殆不視爲家人兄弟矣。喬奇出家二年後。至福豐田業主爲弼雷度。役於田者。則驃二頭也。弼雷度遇喬奇禮意甚厚。與其四兒七女共酌咖啡焉。且允喬奇之請。任其游眺田中。喬奇卽於游眺之時。剖石挖土。覓取金鑛。此事可勿詳贅。蓋讀者諸君。或非欲從事於金鑛事業也。第喬奇審察地質形勢。良久。乃至一地。計此地下。或產金。乃僱克華童子二人。合力掘土。歷時二日矣。

一日喬奇箕踞驕陽之下。啞菸外執鐵鑊而煎肉脯。忽釋鑊起立。縐眉自語曰。  
噫。天果佑我矣。是非金乎。時其菸斗之火已滅。取顯微鏡就陽光燃之。以顯微  
鏡就陽光燃火。需時頗久。喬奇於是時默然深思。火已滅。思亦止。緩步返田中。  
謂老農弼雷度曰。君之地產金也。弼雷度笑領其首。曰。噫。君盍購之。蓋弼雷度。  
之地人多視爲產金之地。咸爭至察驗。凡來察驗者。均酬弼雷度以值。弼雷度。  
亦視爲奇貨可居。如是者有年矣。顧來察驗者。竟無一人得見絲毫金屑。皆廢。  
然而去。弼雷度亦漸疑此中無物。今聞喬奇之言。頗不以爲信。但願售去此石。  
田足耳。喬奇者。年少誠篤人也。正色謂弼雷度曰。我告君以君地產金。若胡笑。  
爲弼雷度莞爾曰。噫。此地固產金。君若年以二百鎊爲購取選擇權。選擇權者。與。  
購時。但萬鎊可耳。此數良非昂。喬奇大喜。立付二百鎊。購選擇權。選擇權者。與。  
定金相鬢。惟以一年一購爲期。喬奇乃亟裹金砂。詣龔納堡。訪其故人。少年。

技師聞喬奇言檢驗其鑛砂大爲屬意復抵膝作竟夜談翌日少年爲喬奇介紹見一肥胖之富人。胖人設事務所於可米生街一屋之最上層衣極巨之白色半臂屢經浣濯衣緣幾碎一身上下惟有一鋼質之時表繫以革帶此卽其唯一珍貴之品也方其坐於事務所中時口啞一柳枝牙籤嚼之牙籤轉動不已舉其目望窗外對列之屋瓦若思慮甚多殊不類一富豪喬奇告以發見金鑛之歷史示以金砂且以種種證據爲之證明胖人曰興味良多興味良多頗足注意也喬奇曰以我意度之其脈線甚長胖人曰興味良多頗足注意也可時凝視對面屋頂煙突上之一鳥喬奇言縷縷不已胖人則但應之曰興味良多頗足注意吾當遣一人至其地願予晨安喬奇覺胖人頗冷淡遂別之去居龔納堡一星期少年技師告以鑛業法律等事喬奇樂聞之不倦一日喬奇方坐於其旅館臥室中忽函自外至喬奇閱函後亟往可米生街登百尺之梯級。

達富豪之事務所。彼胖人者。仍衣其一星期前之半臂。惟近第二鋤眼之處鏽跡斑然。想其鑄質時表及革帶所致也。富人舉目視窗外之屋頂。聞喬奇入。仍不一轉其目。但言曰。請坐。彼間之鑛頗足注意也。言時。徐徐搖動其顧。復言之。數四。已乃曰。吾所遣之人已往。視無誤。子今何欲者。喬奇卻退。遲疑曰。吾不解公意也。蓋喬奇亦不自審。何欲。富人歎曰。幸運哉。稟子爾之幸運。乃如有魔物憑附。子果何欲。富人言時。加以喟嘆。若視喬奇之幸運爲甚足。憂也者。喬奇默不知所答。富人曰。若吾等開採此鑛後……語不能畢。其詞蓋此胖碩之紳士。實非善於辭令者也。已忽力蹬其足於地。旋轉其椅。視喬奇曰。得之矣。此鑛吾欲購其半。其價則半以現金。半以股票可乎。喬奇信口應曰。佳。富人曰。善。言已出時。計視之。復力搖之。置之耳畔。曰。吾當購一新者。此時必已過七時半。而表乃方六點。密司脫。忘君名矣。君可於星期六更來。吾等即於星期六了此。

事可也。喬奇踟躕曰：君幸恕我。君購吾鑛之半，以尊意測之，其價值如何？令我得以自慰也。富人注視喬奇者良久，答曰：現金十萬鎊、股票十萬鎊，何如？喬奇口噤不能言，但點首應之。

諸君乎？喬奇自此遂爲富豪矣。大抵少年暴富，輒好揮霍，無度。獨喬奇則否。曾未作一驚人之舉。富人恒喜宴客，喬奇則未嘗爲之。亦未嘗以百鎊之紙幣，經旅館侍者之手，亦未嘗定專車，以詣開甫城臥室中，一如其舊裝飾之物，絲毫未加返英倫時，旅客姓名表上，但書曰：山華甫。以故無有知其卽富家郎喬奇者。舟至南海，姆頓而登岸，攜破壞之行篋，詣倫敦抵家時，其家中人方圍坐而食。見喬奇衣敝衣而歸，皆謂其落拓矣。駭疑驚奇之念，一時都起。其父曰：嘻！盍就而坐。意者爾饑疲矣，盍進餐乎？其老姊格梨曰：弟歸，胡不預告爲大彼得立傳之託爾？喃喃誦曰：挾黃色之皮袍，攜黑敝之革篋，巨箱中皆黃金乎？珍珠若。

巨繩鑽石貯以大囊。奇哉哉。游子富而歸矣。克里士曰。喬奇汝之突然歸我。乃遐想一故事。喬奇曰。微論若輩何言。均不足令吾注意。我輩兄弟睽違久。譏嘲之語久不聞矣。吾固知今日兄弟相見。兄等詞源必如傾加拿大之瀑布。以出之不足異也。然吾此時滋願兄輩少安毋躁。予我以十分鐘之光陰。我欲有言相告也。我今更欲請問吾諸天才中之阿兄。亦有能悉商業狀況者乎。衆默然。喬奇徐答曰。脫有知之者。當能悉山華甫金鑽之股票已漲至十又四分之一也。其父曰。茲事與吾輩何與。曰。無他。此鑽之股半爲吾有耳。其數爲十萬股。也。言已起立復曰。此無與人之才智事。我雖已爲鉅萬之富豪。顧仍一蠢物耳。吾誠不肖。然兄輩當有以提攜之。乃徒爲嘲弄之具。獨不念同胞手足之情乎。且卽此嘲謔之言。亦殊無味。無半辨士之價值。令人聞之。徒增腦痛。我今日之歸。乃思家之念所驅。歸省阿父也。不謂衆口沸騰。仍以嘲弄一弱弟爲能。則天。

倫之樂今何在哉。言時納兩手於褲囊中曰吾去矣。願諸兄善事老父也。言已。又語諸兄曰我一不欲讀爾沿門托鉢之詩克里士爲之震然。喬奇又曰我二不欲見爾糊牆補壁之丹青格梨不寒而噤。喬奇又曰我三不欲讀爾獺祭狼剽之彼得大帝傳託爾聞此面紅耳赤。喬奇又曰我思此間良不足爲我之家我當別有眞家庭在我今且出而覓此眞家庭矣。言已飄然而出力闔室門砰然作巨響。衣緣爲門縫所牽遂力闢而更力闔之。

凡少年人當盛怒之時且此身又驟爲富豪其腦中思緒必棼亂複雜且由倫敦矮爾懷至灣水之處車馬絡繹行人如織往往遂遇危險亦意中事耳。喬奇乘一四輪街車至一旅館出步至司屈恩時已夜將半劇場且散惟罷游歸者載道人叢擁擠若流水行者皆沿路旁以趨喬奇擠逼人叢中可五分時始得縱步乃西向而前橫過脫拉非加而至仆爾木爾夫人旣有百萬之財則金錢

中所含之樂事爲幾何。又烏可勝數。有此巨財。則冒險者可作爲南極探險之資。好游者可作爲賽馬之孤注。慈善者可設一醫院。顧此種種者皆非喬奇所喜。每思及一事。輒搖其首曰。此不足以耗吾財也。正緩步。仆爾木爾時。一摩托車飛駛向聖甲姆街。警號大鳴。戒行人也。喬奇非慣於步行者。摩托車警號鳴時。方沉思。何以處其財。一若未聞警號之聲也。於是前輪上之蔽泥蓋。乃直衝其身。飛擲其身。至於一家門首。適有燈柱。當其前。此燈柱兀立。迎之。若未審此君爲大富豪者。喬奇遂惛然不復省人事。

比甦。四顧在一極精雅之室中。窗啟。得得之蹄聲。與嗚嗚之警號聲。自窗而入。喬奇聞之。了了自審。己身似爲物所約束。不能轉動。自由。左臂爲一繩帶所縛。有一質堅之枕。縛持於其體之右部。喬奇安然不亂。自察所傷。乃脇骨碎而腕骨折矣。自念吾顱何如者。思時試自搖其首。覺無痛苦。始大釋。顧頭上亦有繩

布則因其有浮傷也安臥榻上自計尙在人世此未死之光陰大足貴已聞有  
人聲曰吾友爾當少飲此時室中黑黯惟一弱光之火喬奇細視言者一極美  
麗之看護婦也手持一哺飲之盃至喬奇唇邊喬奇曰吾謝君吾心滋憂吾適  
晚膳未久耳言時聲弱而啞女郎嫣然作巧笑俯其嬌軀以皓然之玉臂托喬  
奇之首於懷中曰此較君昨所飲者易上口也喬奇蹙額自思所謂昨日者果  
何日女郎已測其意卽以哺飲盃哺喬奇且曰君昨日病狀甚劇自言嘗發見  
一新出之摩托車鑛此鑛擾君殊甚蓋君自經發見此摩托車鑛後常吹巨石  
使出巨石擊車車之外殼遂毀喬奇不待詞畢卽張吻而笑曰吾不憶昨宵作  
何言且我居此幾何時此爲何種病院也女郎曰君在此已一星期矣此間實  
非病院蓋此屋爲我所有我於星期六之夜乘摩托車歸家中途遂撞君於地  
致君受創喬奇沉思良久曰信如是耶言已沉沉入睡矣次日清晨女郎又來

看護曰我意君此時已強健能言盍告我以君之親屬君之友朋乎喬奇默思夢中事渠夢中髮鬚覺有一溫良之看護婦爲之整疊衾褥又以海綿冷水薰其面非此女郎耶乃答曰吾殊無友惟有親屬顧家計亦尙豐今乃成廢人耶女郎曰吾輩自劇場歸吾御者欲避君而君竟不顧致君受創今我車之迴光燈亦爲君一撞而欹斜也喬奇曰嗟乎吾體亦因君迴光燈之一撞而欹斜也女郎大笑蓋喬奇喜作妙語而解人頤今雖在病中不廢也喬奇又曰君其向爲看護婦者耶何能熨貼病人至此女郎揚眉曰我尙未詢君君果爲富家郎乎喬奇曰吾有現金十萬鎊復有股票十萬鎊此特其半數也女郎冷然曰若我早知君爲富人子則我宜送君入於病院吾乃至痛恨此輩富家子也喬奇曰君此言不免失禮蓋君已知我爲富人不當復作是言女郎謝之又言生平喜看護病人故常作看護婦且無父母且爲聖愛傑特看護教授所之女教員

喬奇曰。女教員耶。是無怪君之創我。君殆欲得病人而看護之。故以車傷我也。女郎正色曰。君此言不失禮耶。喬奇笑曰。所以報君痛恨富人之言也。二人默然又久已。而喬奇乃曰。女士我創如何。曰。脅骨碎其一。左腕折且此際察君之言。則又似得神經病矣。女郎言時方俯首讀其書。

山華甫金鑄有限公司之司事人作密議於代許屋之事務所中。肥碩之富翁亦與焉。富翁仍衣其白半臂坐於首座。目注窗外。作開會之宣佈。其他富豪則相顧而議。辦法中一人乃盛怒面赤耳熱。其領帶之赤亦如其面。鈕孔飾以大紅色之花。是日所議者乃因大股東喬奇山華甫忽失蹤似已不在地球之面。赤色之人起立言曰。主席聽之。我敢決密司脫山華甫必不失蹤。彼爲吾公司至重要之人物。吾等嘗踪跡得其家族。不知其何往。吾等詢其存金之銀行。銀行不知其何往。吾等探諸其旅館。其旅館不知其何往。則則則此誠。

大難事也。首座者曰：頗足注意。頗足注意此爲吾生平所見最頗足注意之一。端也。衣紫者曰：彼乃吾鑛至重要之人，宜親來督理鑛務。今忽然失蹤，或謂爲大盜所劫。以二萬鎊勒贖……白半臂者曰：此問題亦頗足注意。桌之彼端有侏儒者，禿頂而黑鬚，目架黑鏡，起立作極深沈之聲，曰：主席胡不僱偵探卽此一語而問題解決。此金鑛公司遂僱精練之偵探二名，其費則爲百鎊。

喬奇坐一溫軟之安樂椅中，女郎則姍姍自外入，坐於其側。曰：山華甫君，吾欲有事相告。當君受創吾等載君歸家時，見君囊中有金錢纍纍，曰：暫寄君家可耳。何絮絮爲女郎曰：非也。我實告君，我椿萱見背，僅有阿姊，吾二人常私議君爲何如人。吾輩攜君至家，實因創君故，而我又善看護，乃冒昧爲之。君嘗自許爲富人，吾輩亦深信之。顧此時……言至此，垂其婉妙之目光久之。喬奇曰：恣言之。何復沉吟？女郎端坐合雙手，曰：頃來兩夕，忽有偵探伺吾門，嘻可憐哉！君

乎君果曾作何事也。言已愀然似不勝其憂。讀者諸君當知。喬奇居此室中。已六星期矣。其與女郎晨夕相親。幾視如家人。試問彼出此冷澀之家庭。驟入此溫柔之鄉。縱謚曰蠢人者。又寧不長此情根乎。固已此間樂不思蜀矣。今忽偵探在門。喬奇狐疑曰。我嘗作何事耶。容我思之。憶曾有一次……語未發。吻女郎急起立。頻搖其手曰。吾滋不欲聞。乞君勿言。我思天暮後。吾當以車乘君。由小徑至車站。攜君同至多華而置君於舟中。如是則可免禍。君體已全愈。旅行無傷也。言已。卽匆匆出。至夜。女郎衣黑色看護婦服。入室中助喬奇易服。是夜天本不寒。而女則已以極大之外衣裹喬奇。如作繭之蠶。更以領巾圍其領。又購得藍色目鏡。使喬奇御之。喬奇曰。吾狀大類一怪物矣。女郎。駁脣無語。僱一四輪轎式車。至車站。緊關車窗。不交一語。復厚給御者。值而女郎已早爲喬奇預定一火車。告喬奇曰。子行時宜作病狀。我則爲爾看護婦可也。喬奇乃蹣跚。

而行時行時止見者咸詫之火車行時喬奇曰君送我至何許耶女郎曰至多華曰然則我將往何許我不自主君乃爲我定行蹤曰吾已爲子購票至巴蓬喬奇駭曰君乃欲我去國耶女郎張其蔚藍之目睇視喬奇曰爲君免禍耳喬奇曰休矣我何爲而若此吾不自審嘗犯何罪或有之亦不在七年監禁以上吾將因殺人而致受捕乎女郎聞言駭然喬奇深自悔危言以駭女郎幾欲自蹶以足已而多華車站至車停有二人沿車外徐步而行將過喬奇之車矣一人忽握其伴之臂乃同佇立喬奇見之愕然蓋其中一人赤髮多鬚乃其阿兄也喬奇自入火車後已去其目鏡領巾外衣是時其兄必能識之無疑克里士呼之已復至車門鉗其門鉗喬奇亟至窗前問曰子將何爲其兄曰我與若同車抵此喬奇乎人方百計覓爾盍釋爾手中門鉗喬奇安靜自若曰君誤矣我不識君曰妄哉爾固吾弟喬奇山華甫也喬奇復曰君必有誤吾名爲海京司

生平未嘗與君遇也。其兄曰：「妄哉！妄哉！」勿復發爾之蠹病。若固爲喬奇山華甫也。時車已展動，克里士隨車而行，言曰：「爾金鑛之公司方覓爾，彼等自爾失蹤後，大起恐慌，已遣偵探索爾矣。」喬奇力闔車窗，掉首不顧，回視女郎，女郎面色慘白，顫呼曰：「山華甫君渠殆誑君耶？」喬奇領首曰：「君誤我矣！」言至此，卽不復語。但搖其首，女郎曰：「我欲使君避禍，故伴君以行，何爲誤君？」喬奇曰：「茲行乃使我不能認其阿兄，君又誣我以罪而驅吾出於祖國，言至此，車又抵一站而停。」喬奇曰：「吾決下車矣。」半小時中，當有車至倫敦，若果其無也，則吾等可僱專車耳。遂偕女郎下車。

數小時後，二人已乘專車歸倫敦。喬奇與女郎駢坐車中，曰：「吾以不堪家人之譏嘲，遂飄然去家而行我之出也。乃欲覓吾新家庭也。」詎料我事未成，竟爲君摩托車所創脫非然者。我此時尙在覓我之新家庭也。雖然，我前者養疴君家。

彷彿若爲家人。則我之新家庭固有所在。特未識爲新家庭之人者。其意何如耳。君創我雖已療愈。然我心之受創。則尙未加以療治。我雖自知不足。耦君然君。或能矜憐。俯允吾生平至恨。作情愛語。我又木強不慣。作柔媚語。君但嫁我。嫁我卽足療我心頭之創矣。以喬奇之言質直殊不類。求婚之言顧乃誠摯。出自至情女郎。遂低首無言。而芳心可可。我已早知其觸棄痛恨富人之夙念。至婚期之日。喬奇之家人接喬奇婚禮之請柬。讀之至末一語。則曰禮堂無祝詞。無演說。於是山華甫家之雄辯家文學家。皆索然無味。

## 加拿大歸客

天笑 毅漢合譯

往者。凡人之至加拿大旅行者。多能滿載而歸。誇耀鄉里。使人嘖嘖稱羨。緣加拿大地大物博。富於天然之產。幾若俯拾。卽是偏地。盡黃金也。近世以還。墾地採礦者。多詣斯土地。產雖富。又奚能供世人之採伐。不鑿矧以彼狡黠之政府。

卽於是地設立官廳藉名保護實則自專厥利嚴禁獵利者之覬覦於是世人鮮肯信此爲樂土不敢視此爲致富之捷徑矣第事亦有出於例外者近日倫敦乃新來一客攜粲然有光之黃金五百萬鎊問客所自來則加拿大也十載前渠幾作社會黨之領袖言論甚多卽其肖像亦常見於新聞紙上今竟面團團作富翁而返渠之歸來報紙亦極爲之揄揚讚頌夫物以類聚倫敦富翁聞此人歸則爭以一識面爲榮於是爲之設宴滌塵且紹介之於克魯塞士俱樂部延致爲新部員克魯塞士俱樂部者一班寒酸之士所不敢正觀之俱樂部也俱樂部陳飾華麗如摩洛哥之革支那之紅木無不廣搜博採見之令人咋舌地上復覆以絕厚溫軟之毯惟吸煙室則與他室少異吸煙室雖奢麗不下他室而獨無浮華氣大覺有雅風入此者雖安適而未有因其安逸遂生怠意者蓋愴逸之中頗能振勵人之精神克魯塞士俱樂部主人奇姆士處此室中

乃大似照片之居鏡框內安適而復貼服其人蓋社會交際之領袖好揮霍廣交游之人也次則爲新從加拿大歸來之貴客重裘襲體大有加拿大風概是時部中人多已餐畢歸去此吸煙室中人漸稀矣部員比雷自懷中出一募捐冊蓋爲救濟比利士戰難災民而募金者也比雷於此俱樂部中至能竭誠辦事尤欲以俱樂部之善績詡耀於人旣出募捐之冊乃宣言曰諸君盍一念戰血餘腥之慘耶向日之能謀衣食而瞻其家人者已悉赴前敵渠等乃棄其家入婦子毅然爲其國宣力終日馳驟於槍林彈雨中擲其大好之頭顱灑其一腔之熱血以報祖國勇哉壯士也可敬哉比利士之軍人也然諸君曾一思此輩軍人作戰之際亦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眠不貼席者乎若輩軍人良可敬矣然亦不可憐耶加拿大之富人悽然曰吾誠憐之比雷有喜色曰天乎仁人如君者我乃自憾不先向君求募然此捐冊之第一行已爲璣爾占去渠輸助

英。金。二。千。鎊。也。加。拿。大。人。乃。受。募。捐。冊。執。之。於。手。爾。時。室。中。突。來。一。人。卽。捐。助。  
二。千。鎊。之。機。爾。也。奇。姆。士。遂。爲。之。紹。介。於。加。拿。大。歸。客。機。爾。之。富。倫。敦。人。莫。不。  
知。之。而。機。爾。則。睥。睨。一。世。似。目。中。已。無。餘。子。平。日。待。人。接。物。高。倨。之。狀。不。可。嚮。  
邇。然。人。震。其。富。也。亦。莫。敢。逆。之。今。夕。機。爾。與。此。五。百。萬。鎊。之。富。人。遇。始。強。作。卑。  
遜。之。容。笑。指。募。捐。冊。曰。比。雷。君。當。已。向。君。乞。募。吾。敢。言。此。舉。實。屬。兩。善。蓋。募。捐。  
若。多。則。吾。俱。樂。部。亦。與。有。榮。且。捐。冊。中。所。言。者。亦。良。諄。摯。入。理。加。拿。大。歸。客。舉。  
其。鋼。色。之。目。視。機。爾。加。拿。大。客。肩。博。而。面。挾。風。霜。色。兩。手。亦。生。重。繭。見。之。者。多。  
疑。爲。航。海。之。人。渠。訥。訥。然。似。不。善。言。而。言。時。亦。無。勉。强。矯。作。之。狀。聲。調。從。容。語。  
曰。頃。者。僕。曾。言。我。心。至。憐。若。輩。我。知。若。輩。所。遭。實。窮。極。生。人。之。悲。慘。至。今。日。禍。  
悲。苦。之。事。諸。君。其。樂。聞。之。乎。請。爲。諸。君。言。之。吾。居。北。部。有。年。其。地。荒。寒。故。居。民。  
猶。未。有。艾。也。言。已。少。休。見。無。人。置。詞。始。續。言。曰。吾。因。言。此。輩。之。悲。苦。乃。斗。憶。一。

亦多悽冷悲苦之事。卽婦女亦然。須知凡人因其眷愛之人而遭悲苦者。其悲苦實至不可堪也。六載前有英倫富人結隊行獵於斯土。一富人與大隊相失。彷徨林野。暴風驟起。大雪纏紛。時地上本有積雪。至此而深可沒脰。卽此富人而論。疑渠將葬身雪塚。顧乃不然。此富人樂生而怯死。奮其最後之餘勇。與風雪相搏。渠衣重裘。故能久存其溫度。第雪片吹附其炎炎炙人之面。凝結成冰。有如千萬兵刃。直劈其肌肉。兩目亦如瞽。屢仆地上。而爲雪所覆。渠乃力疾強起。此人以畏死之故。精神乃奮發。狀若狂癩。然人類之氣血。究弗敵。無情風雪。之威嚴。蓋風雪之力。能使人血氣凝結也。渠不能人立而行。則匍匐獸行。幸渠運佳。顛頓於一採金者之門。砰然有聲。是屋中有二人。一婦人及腹中未產之兒。也。婦人有夫。日出以採金爲事。乃久待不歸。且風雪載途。婦人深懼。乃夫葬身雪窟。寸心如焚。焦急莫可名狀。兀坐門內。深願兩耳能聞。門外或有生人之。

聲息良久。惟聞雪飛風吼。撼屋欲圮。已聞門外似有微聲。似靜待其啟鑰。久之復寂然。自以爲誤聽。而心終弗釋。啟扉見一人僵臥門次。大駭失聲。而呼初猶意其夫也。更視之。乃一素不相識之男子。脣翕張作哀乞狀。已不成聲矣。婦人雖失望。第心中猶深憫。是人竭其薄弱如綿之力曳之入室中。復闔其扉。婦人居此地者三載。深媿急救。爲風雪中傷者之法。乃使傷者遠爐火解其衣。爲之按摩四體。時此人之面部及衣履積雪團團凝結。且成冰人矣。婦人爲之按摩。積雪始漸溶。又以酒精飲之。嗣乃裹以厚氈。少頃甦矣。婦人遂飲以薄粥。蓋以全神救是人。故萬種驚懼悉以忘卻。及其神志已復。彼憂念復起。則以所憂者語之。此客客似惻然。婦人仍絮絮自道其憂懼。而客漸厭之。婦人曰渠此時宜歸。今猶杳然爲風雪所啖矣。婦人屢作是言。客殊厭其喋喋。則思所以止之。曰渠當豫識風雪之來。爲之戒備矣。婦人曰否。風雪之來。初無豫兆。客曰彼或未

與同事者相分人衆當能營覓蔽身之地婦人愀然搖首曰渠謂今日必歸能歸者此際當已寧家矣客見婦人多言意殊厭倦彼富人者身處膏梁文繡之鄉初不知何者爲困苦至今日始得少領略此二字之滋味心殊惡之此時甫自困危中微復其安樂正思靜息又何暇顧此貧困婦人所言婦知此客非能曲諒人之苦趣者然舍此人外誰復能爲我助乎爾時客苦於婦人之嘵嘵不已至欲速去而之他第狂風怒雪爲狀良險婦人曰君能爲我往一援彼失路之人乎由此間至彼同事所聚採金之地可十五里耳脫君能至其處告之若輩若輩與吾夫善必樂助君爲覓吾夫嗟夫君其哀憐我而一行乎婦人言時聲殊哀惋且其作是言淚隨聲墮矣客弗獲已強應曰諾一俟風雪少停道可行人我當爲子去婦人心略慰第此際風勢益猛雲飛益急若欲將全世界葬之冰雪中者逾一晝夜仍不少減婦人則憂懼極而病矣昏昏不省人事時或

少。甦。然。頃。刻。復。暈。偶。作。囁。語。且。厲。聲。慘。呼。客。亦。神。志。頽。喪。然。猶。能。苦。勸。婦。人。勿。  
爾。婦。人。則。常。飲。泣。哀。懇。客。往。援。其。夫。又。翌。晨。客。見。窗。外。風。雪。已。息。陽。光。自。雲。隙。  
下。射。婦。人。病。勢。亦。健。退。然。厥。狀。益。類。狂。癇。促。客。謂。今。日。已。可。行。客。乃。預。備。行。事。  
屋。中。尙。有。食。品。客。乃。取。若。干。作。途。中。糧。糒。又。有。雪。鞋。客。亦。履。之。婦。人。强。支。病。體。  
坐。榻。中。默。然。視。之。客。出。門。時。謂。婦。人。曰。吾。當。如。言。毋。庸。慮。也。婦。人。曰。自。此。徂。彼。  
東。行。十。五。里。卽。是。矣。客。乃。閉。扉。而。出。以。手。拭。額。若。額。間。有。汗。者。實。則。天。嚴。寒。何。  
來。汗。點。已。遂。西。向。而。行。詣。敷。里。雅。敷。里。雅。乃。渠。所。自。來。處。也。加。拿。大。歸。客。言。至。  
此。而。止。雖。作。長。言。而。狀。殊。甚。憊。惟。緊。闔。其。唇。目。爛。炯。四。矚。聞。者。咸。不。置。一。喙。又。  
未。審。其。命。意。所。在。而。捐。金。二。千。鎊。之。璣。爾。則。詢。曰。厥。後。此。婦。人。若。何。加。拿。大。歸。  
客。不。卽。答。少。選。始。曰。彼。雪。中。富。人。爲。此。婦。人。往。覓。其。夫。亦。殊。非。難。事。蓋。敷。里。雅。  
距。婦。人。所。居。爲。程。可。三。十五。里。而。採。金。之。地。則。僅。僅。十。五。里。耳。此。客。果。能。哀。憐。

此婦人而又念其救命之恩者則爲事甚易此婦人亦將感激無既卽婦人之夫已死爲之一報死耗亦佳而此客竟若不知不聞逕向西行意者此客已厭加拿大之險惡急於歸家乎奇姆士曰此客或不辨方向故有此誤乎加拿大歸客曰否渠攜有指南針東西亦不能辨耶且渠西行十里後與採金之羣遇渠胡不向若輩一詢或以覓婦人之夫事轉託若輩也渠非特漠不關懷彼瀕危之可憐人且請採金者導渠至數里雅意者渠或恐婦人之夫已葬身雪窟卽覓之亦於事無補然此客受婦人深恩旣知其夫死則正宜憐而助彼寡孀及未產之孤兒蓋客固富人也嗚呼吾今詳述此婦人之夫矣彼雖爲風雪所擢僵臥雪中然幸未死乃爲其同事者所救踉蹌歸家則其兒已產而死其妻罹炎症亦瀕於危幸不久亦愈吾今述此故事以告諸君者蓋欲得君等一評此富客耳君等試謂此客爲何如人者比雷曰是誠一至動人心之故事然此

事爲實蹟乎。抑出自杜撰乎。奇姆士此必非實事。天下安有忍心負義如此者。機爾曰。寧有此事。語時聲作震顫之音。比雷曰。究竟此客何名者。加拿大歸客曰。此婦人未嘗一叩客之姓名。機爾曰。然則爲無稽之談矣。加拿大歸客曰。否。言已起立徘徊室中可十餘武。復歸其座。言曰。實告君等。婦人之夫。卽我。彼雪中來投之。客嘗遺一手帕於吾家。帕之角有其姓名之字母。吾等從雪中未沒之足跡。跡之至數里。雅足跡爲他人所亂。幾失之。然終得之。至船埠知渠已乘輪返英倫。然旅客姓名冊中固赫然有其完全之姓名。在機爾君乎。拙荆今晨幸得復瞻足下顏色。渠深訖足下之不復識。彼言已出一手帕授之。曰。是爲尊物。敬以奉璧。機爾不受。默然而出。加拿大歸客微笑。以帕授奇姆士。曰。彼既不受。則敢以此希有之物獻諸。吾俱樂部中以作我入部之紀念物。又取比雷手中之筆。曰。我固深憐彼悲苦。無告之戰地人民者。蓋我亦嘗身受不幸也。言。

已就捐冊疾書曰安那尼二萬鎊其妻亦二萬鎊

贈書女 天笑 耶漢合譯

嗟夫人既抱殘廢之疾又復悽寂孤零如日處墟墓中以此種種不幸無聊事而加諸一人之身其痛苦當何如芸芸萬衆之中果有是苦惱人歟有之其名曰韋世清韋世清以是之故曾載一廣告於報端當其作此廣告之稿時輒亦自笑其愚自忖脫令人見之當嗤其拙劣之不暇又將有誰爲之置意果有人能熱心此廣告者則彼人之心必非近世所宜有或爲古道之長厚良善君子耳雖然若有人能加慮於此廣告者則韋世清之不快藉可大減吾今述廣告之詞曰今有一人罹酷疾身受無窮之苦痛欲藉觀書以排遣其鬱悶特未審何書爲至善脫有人肯以書名見示則不勝感激函寄本館轉交跛狗收可也韋世清雖不自覺此廣告爲異實則自有報紙以來此廣告實不多覲足爲異

聞之一。韋世清謀生於殖民地者二十年及歸鄉音已改鬢毛且斑舉目無親子然一身雖處故鄉猶異域也左右思維知無術足以遣悶欲求計於人則友朋絕鮮遂決計登此廣告或有奇望耳韋世清勤苦半生今已四十有五歲矣腰橐充碩意謂得此可享半生安閑之樂寧料天乃不恆錫人以滿望如意之事韋世清遂病終日除偃臥於旅館華美室中之軟榻外不能有所操作蓋韋之病乃瘓也在他人處此境嘗此悽獨之況味或將引起少年時之情絲惟韋世清則并少年時之情絲而亦無之漸於壯年曾於殖民地娶妻生子閱十五年妻故復續娶一婦婦悍而無德惟利其金錢其子不堪窘辱背父出亡韋世清念子切追念禍原不能不歸咎於婦時時嗟怨後竟決然與婦離異以是之故深惡婦人視情愛如蛇蠍并謂愛情者能以金錢購取者也以金錢購取愛毋寧以金錢購取好書且以沈溺情海之中實怠惰之人所爲韋世清則絕

非怠惰之輩。生平除妻外不許婦人一近其身。經此家庭變故。益恨婦女。若深仇矣。二十年中除營生而外。未嘗手一卷書。至是悶愁無遣偶。取一書閱之。大約其中樂趣。覺書中別有天地。一時興到。命旅館侍者引至藏書樓。惟見書目繁夥。浩如煙海。信手取閱。殊寡興味。欲求人以善本告顧。又不屑以此瑣碎請示於人。遂登廣告。以巨大之費。登諸要事之欄。人見之者皆哂爲無謂。夫以書目事跡等告人。本非難事。第都市之人。終日碌碌。皆勤於爲人。以爲此事無與於我。寧有此閑暑也。韋世清候之既久。以爲絕望矣。閱一星期。忽有一械。自報館轉寄。至字跡嫩弱。如稚子筆跡。展讀其言。凡拼法及文法。皆足令人捧腹。信必爲一稚子所寫者。韋世清笑而讀之。其書曰。吾甚憂君爲病人。且甚憂君之痛苦。吾甚願以所知書名悉以告君。唯吾今祇知有兩書耳。其一爲黑奴籲天錄。一名奧梨夫人之秘密。茲以書名告君者。願君閱此書後。病體卽

愈。吾雖不識君爲何如人。然甚爲君抱憂也。書末無姓名。復無居址。祇此寥寥數語。并附以書兩冊。韋世清接此。不知所自來之函深。以爲異。自思除兒童而外。更無人肯爲余助力。除兒童而外。亦更無人以書投人。而倉卒脱落其姓名。居址。除兒童而外。更無人能不一言及酬謝二字。是則此書必寄自稚子。無疑。再展讀此兩書。則書已敝舊不堪。且韋世清於幼年時。曾經讀過。顧事隔數十年。都已忘卻。此時讀之。覺似良朋重敍。趣味濃郁。實非他書所能比擬。至於忘寢廢餐。而不自覺。如是者。接連數日。痛苦大減。深感此稚子之情。思有以謝之。遂更草一廣告。成以簡短之語。付諸報館。其詞曰。黑奴籲天錄。奧梨夫人之秘密。此二書至佳美。吾甚欲知君之姓名。居址。將以特別酬爾。尙知有他書之名否。數日後。復得一函。則曰。吾不喜受君之謝。君喜吾書者。吾且樂甚。尙有一書。名富島者。爲吾所酷愛。惟此書。乃兒童之書。非先生輩所讀。吾有一冊。乃他人。

所棄已遺失數頁今以寄上君可讀之蓋我所讀者亦此亡去數頁之冊耳君何事跋足吾所不能解然吾望君他日必能健步也下署倫敦西南愛而近路十五號耐絲蓓里上韋世清得此函及書後心大感動生平雖惡婦人而於婉變之女兒則頗愛之矧此女郎誠摯之情溢於字裏行間雖未與謀面然闔目瞑想則必爲一極可喜之小女娃因此華顛老子乃與此絳頰女郎遂成爲精神上摯愛之忘年友富島一書雖屬童話然韋世清讀之津津若有餘味竊忖無怪耐絲愛此每揭一頁時若覺耐絲之靈魂亦伴其旁助其展卷又念耐絲必亦酷好觀書者無疑因另購一新本中有精美之圖畫且頁數亦無錯漏以之寄贈耐絲於空葉上書曰贈吾小忠告人耐絲蓓里感恩之跛狗其下又署己名及月日耐絲得此當可徧閱無遺矣歷月餘韋世清復作一長函致女郎謂得讀君所紹介之書覺無窮愉快又以書中心得領悟之處告女意女亦當

與己表同情。更命女郎常以函來。其中有云。我之跛亦不甚苦。惟不能奔躍。終日僵臥於輶榻之中。耐絲乎。君幸勿爲我。而憂吾有時亦能出游。夢中且能馳馬。日間有爾之書以娛我。我雖病。固猶無恙也。吾之小友乎。爾其趣以函告我。爾年幾何矣。爾雙眸及額髮之顏色。何如。以我思之。爾當爲八九齡之可愛女娃。能深思易動情。並慇跳聰慧。而又慈愛天真之稟子。信乎。爾有弟兄姊妹否。爾讀書時。乃無人爲爾伴乎。仁愛之小女友。願上帝相爾也。函去後。乃久久無覆脫。令韋世清而健全者。當能往查詢此函之踪跡。惟是殘疾纏繫。寸步憚於移動。遂不能往顧。心中則絕未忘懷。彼贈書女郎也。時光飄忽。年復一年。在他。人視此數年。固爲轉瞬間事。而韋世清以殘疾孤寂之身。則滋覺其久。數年中。日日如此。除彼贈書女郎之一樂事外。所思憶者。都屬悽懷悲境。又越數年。韋世清生命之幕。突然驟閉。人見其坐輶榻中。口啞。菸斗中菸半已吸去。所餘。

者尙熱可炙手而膝上置耐絲所贈之富島一書可知其逝時乃安閉無絲毫痛楚也某日爲韋世清告白出現於報紙後之七年又零一月有一女郎立於律師公寓之門外手持一函函末所署之名卽此門上一牌之名乃律師之名也女郎狀至美衣黑服非持孝之黑服乃平常勤勞之女僕所衣之黑服耳旣讀牌上之名乃拾級登樓以名告阍者阍者入室白之二人一人爲律師方對坐於一巨桌理事桌上積紙無數二人命延女入起迓之年少者移一椅令坐女仍立而不坐律師堅請坐乃坐年老者曰君爲耐絲蓓里姑娘答覆吾等之函者耶女曰然此卽吾名也律師曰吾意姑娘今乃屈爲人家婢僕耳曰然吾女主人已允吾至此蓋吾主人意謂令我親來勝於以函覆也先生召我來此得毋有要事耶言時狀頗遲疑蓋女郎此爲第一次與律師語良覺瑟縮不安然無畏色也律師曰事無有重於此者然君苟能以證據自證爲耐絲蓓里者

吾輩將有佳消息相告女郎曰吾有女主人也吾女主人者與余同居者有年彼當能證我爲耐絲蓓里律師曰爾能自言其生辰及生育之地否（西人生子必以名報之官查人之來歷可以無誤）曰可遂告之律師立繕於紙兩律師交視有頃年老者曰吾等函中所問君者乃韋世清之事君知其事否女面頰以手力握拳律師又曰實言無諱今汝此一言者固甚重要也女似窘甚舉目四顧似不欲言繼乃曰是乃羹羹一小事耳且遠隔數載先生吾不欲言矣律師曰毋懼吾等均甚欲知其詳也女又疑遲良久乃曰此事乃在七年前吾爲人家一廚婢一日吾方以舊報紙引爐火見報上有廣告乃一人欲得小說書名其人自稱曰跛狗吾向亦喜閱小說且此老人并書名而不之知又抱殘廢覺其可憐孰甚遂以所知之書名告之時吾方十二歲乃不知此爲犯法或有害之事吾之告彼以書目實出於憐憫之心無他意也律師曰厥後又何如

曰數日後吾復覩報上有廣告以吾所告兩書之名爲冠其下則仍署跋狗之名渠謂二書甚佳并欲得我之姓名住址以謝我蓋我致彼第一函時未嘗署名吾以爲此箋箋者不值謝也後我又寄一書與彼書名富島已殘缺不完全然吾見此人欲得書之心甚切故卽以是相贈又閱數日渠以一新富島之書返贈我裝飾至美內書我名及彼人之名我得此書後不久卽辭我舊主而就新職此書今尙在言至此戛然而止遲疑曰吾作此事得毋有干法紀否律師莞爾笑曰此爲爾將得極幸之事之起源也女曰幸耶我何幸者曰然女郎不聞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者耶種之者本屬無心而其萌芽已於暗中發展日久必可望收成此卽姑娘之謂也實告姑娘吾等爲已故韋世清先生之承理遺產人渠本有子二月前韋世清得其子之消息謂渠在澳洲開採煤礦爆裂以死韋世清先生本欲以產之半遺其子而半屬姑娘今其子已死已

全數屬姑娘矣。女色驟白駭愕不知所可。律師曰：「姑娘但以韋翁所贈富島一書一示我輩足矣。」女狐疑，領首低呼曰：「以其遺產全數屬我，此果何謂？」律師曰：渠感姑娘恩立遺囑時，其神志至清爽，當可毋慮。時女兩目泛赤淚，凝然注集。眶內搖首曰：「此翁已死耶？痛哉！」渠以遺產屬我，想必有誤。律師曰：「無誤。渠本欲覓得姑娘使姑娘親蒞同證其遺囑，惟不知姑娘踪跡。渠最後致姑娘之一函，乃爲郵局壁返，致無從通問。想彼時姑娘必已去舊職矣。今者吾等已得姑娘，當勿容推諉。姑娘芳齡幾許矣？」女低聲曰：「十九歲矣。」律師曰：「然則可立承此產。姑娘亦欲知此產之數否？」今姑娘已爲韋翁之嗣女，一極可尊貴之嗣女也。女不答。奇駭之心猶未鎮定，竊意吾與彼人從未謀一面，奈何逕以遺產見屬。此爲合理乎？抑悖理乎？萬念如潮，一時皆集。起落不絕。律師又曰：「所遺之產可十餘萬鎊。吾等一時不能取集，蓋尙有數部分遠在他國，略言之。每年之子金可。

在五千鎊外此數滋巨姑娘將何以處之女聞至此驚呼以手掩面女生平所知者至多不過十鎊二十鎊止矣今驟聆此反疑身處夢境向者見彼高車駟馬之士紳貴女不敢正眼一觀行經通衢亦時爲警察阻止戲侮今何幸而得免此辱事更有意中人名喬治者爲奧斯佛大學學生與己爲中表親相愛甚篤欲訂爲婚乃爲喬治之母所阻意謂耐絲乃貧女足以辱吾家清白今又何如且喬治亦小康之家耳思至此心大動而哭淚沿玉腕而下墜兩肩頻聳不已律師藹然輕拊其背曰尊貴之姑娘勿哭且此時無哭之需要今後爾可勿爲人傭矣女忽呼曰噫先生吾必拒此遺產吾受之實惡甚吾之初意非欲圖他人之報且吾若受此產將何以處之律師曰毋作是言以姑娘所爲者固極宜有此酬報姑娘苟不受將何以對韋翁乎韋翁之以此產遺姑娘乃其一最後之意願至堅且摯姑娘寧忍負之姑娘卽不欲視爲財產則視爲紀念之物

亦無不可。若堅拒之者，非特老夫不爾，許恐韋翁地下亦不能安然瞑目也。至於若何處置，則一憑姑娘姑娘視如何至佳，則如何處之可耳。女默然不語，其少弱之決心，實不能勝。此年高識廣口如懸河之老辯護士，已默然稱可矣。已乃曰：吾與韋翁無一面之識，今乃貿然受其遺產，良覺不安。先生能以其事告我否？律師本亦未能詳知韋世清事，卽就所知者告之。女側首傾聽，每聞一語，淚必一墜。及畢哽咽言曰：彼之瞑逝時，乃孤寂如是耶？此仁善長者，七年中乃孤寂而病，吾果早得知是，當棄我舊主人爲任薪水之役矣。天乎！吾何以自贖？其咎。

## 女小說家

天笑 梅漢合譯

貝勒梅，自以爲世界至樂之人。嗚呼！貝勒梅誤矣。雖然，脫令吾輩當此境地，其樂正不讓於貝勒梅。蓋貝勒梅之樂者，自驕其有慧美之妻也。夫吾人忽忽百年，

年光陰卽飄瞥而去乃得此閨中俊侶自爲天壤間至樂孰不生此思想貝勒梅亦猶是耳而孰知苦惱亦卽闇蘊其中貝勒梅當局之人固懵然罔覺也貝勒梅意其夫人殆爲世界第一富有天才之人以其伏案伸紙嘗著述小說以自娛揮灑成數萬言必有一日飛散其芳名於宇宙之內令羣士戢戢拜倒此女文豪於革履之下者而又自恨賦性庸俗不能領略其夫人著作中之有何興味但覺澹然寡趣然默忖此閨閣中之文章必細膩熨貼而我以麤鄙故未能嚼英咀華不能知此中才調之勝人耳

貝勒梅之對於夫人以珠玉在前自慚形穢而夫人亦頗藐之不無有翠鳳隨鴉之感以此嘉儼宜有琴瑟之樂顧乃無之人未見其有交相親愛之容也貝勒梅夫人喜孤寂耽靜坐方其凝神構思時卽其夫有所詢問亦不暇答敦促之則嬌豔如花之貌叱咤作嗔音矣貝勒梅卽諾諾而退夫人又恆自蟄於一

室中。輒戒。僮婢。微論。人類。卽聲色臭味。亦不得侵入。故其嬌軀籠閉於書城中。則謝絕一切外緣。而作閉關自守之態度。此心亦如游漾於夢境之中。以構此空中樓閣也。

故貝勒梅以門外漢之資格。常欲。偎傍玉人。追隨於其愛妻左右。顧乃不可多得。貝勒梅爲勤於職務之人。初亦無所不愉。以爲此蓋文家積習。良無足怪。矧吾有雅秀之妻。如此者。亦足以傲彼擁癡肥拙笨之妻。而日往來於交際社會中者矣。凡人必有一癖性。雖在婦人。亦不能免。此種癖性。各有不同。而爲之夫者。恆不願其妻之有此癖性。或以家庭之習慣。或緣體質之秉賦。獨彼「文人癖性」。則大非以上可比。此四字至風韻雅適耳。故貝勒梅亦初不以妻之狀爲忤。

迴憶兩人生。成婚時。貝勒梅適得一順利貿易。獲利頗豐。自念後此若能永永。

如此者。則其樂且勝於當日發明X光線時也。結婚後果連得勝利大喜。如身入樂國。又念我當事事順從吾妻。以博夫人之粲顏。渠欲得一摩托車者。箋箋者。我亦非所恤。其他珍物。我亦惟盡我心力。以求之。雅不欲吾夫人清苦寒儉。爲人笑也。孰知貝勒梅夫人之志。竟不在此。貝勒梅請之夫人。則言但欲以文藝。自遺。區區摩托車。僅能馳駛於通衢大道之上。寧足以挾我馳騁文場乎。貝勒梅夫人之儉樸。良足以風當世。顧雖不敢有女文豪之希望。亦決不願爲擁珠裹翠。金迷紙醉之貴婦人。但得草冠素裳。閑步村野。偶擷叢花。得享彼中幽。舊風味。採取小說之材料足矣。

嗚呼。讀者諸君。余非小說大家。亦嘗聞彼文家之緒論矣。凡爲小說家者。宜先有警慧。絕人之眼光。庸流所見不到者。我能矚之。雖重門鐵扉。不我阻也。審人之言。動容色。而能知其胸懷。所蘊舉凡性情習慣。若何心思理想。奚在如鏡無。

遁形方筆能寫影。而又須有敏捷之思。豐富之識。人所不能見者。我可悉其纖微。一軀幹中包含至頤。有比以引擎之機械者。然其變動於隱微。則非引擎之能事也。今欲洞察種種之事物。而一一描寫於尺楮。使其活躍如生。夫豈易事乎。不寧惟是尤須輔之以超越之文才。雅潔之文筆。夫而後嬉笑怒罵。發爲文章。令讀此小說文者。其性情心理。一一隨此小說爲轉移。此小說家之魔力。至巨而社會人心。始得其功益也。

貝勒梅夫人海蘭女士者。我不知亦嘗研究及此乎。彼亦似震夫。世有英雄。有才子。有美人。有俠女。有大賢豪。奸慝種種人物。可一一納諸小說中。其意甚盛。而不知小說之文。含情綿渺。幻妙無緒。寧能使舉世之所謂英雄才子。美人。俠女者。咸板板無生氣。蹈彼同一之窠臼。似每一小說必延請此數種人爲之搬演。大似傀儡之登場。則趣味何在乎。而每當綠窗人靜時。貝勒梅終日勤動。至

此可以休憇。身心俱泰，則夫人輒取日間所作，讀以娛其夫。貝勒梅屏息聽之，深念吾妻之才爲舉世所罕覩。顧聆其書中言，則昏昏欲睡，雖強振精神而百覓，終莫得其興味。爾時貝勒梅之狀態，則正如學童夜課，不覺其首觸屏風也。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貝勒梅夫人方興味譚譚，口講指畫，而貝勒梅則蘧蘧然已入黑甜深處矣。夫人不覺嬌嗔以爲貝勒梅身無雅骨，不配爲才人之夫。然而彼身爲一家之主婦，而家庭及兒女之事，漠不關心。當其未入書室之前，時亦督策傭僕料理家事。至於一履書室，則重門嚴扃，千呼萬喚不出矣。夫人有子女各一子，名湯梅，女名桃麗思，兩穉子罕得見其母。在家中亦躡足而行，寧靜不敢噪，恐噪聲驚其母，則擾亂文思，而責詈隨之矣。

兩兒不得暢遊，便覺無生氣。久之乃得一策，則恆乘人不覺，偷出街外與鄰兒嬉也。而貝勒梅夫人亦不之禁。蓋深幸兩兒出門，則室中益形靜寂矣。貝勒梅

日間勤於所業。夜甚憇倦。歸後乃覺屋中虛寂。無笑聲。卽他人之過其門者亦覺。庭院沈沈。大不類少年夫婦之家庭也。脫以家庭之中。均若彼夫婦之冰冰者。則祇可視等逆旅。亦安有家庭之樂趣耶。

海蘭每於萬寂中聞其夫入室之足音。則亦於此時啟其書室之門。以迎其良人。錫以常例之親吻。一日貝勒梅頗覺有異。蓋其夫人第一次所著之書已竣。事數月。此時方著一新著作。而斗覺夫人容光慘澹。有不豫之色。乃駭問曰。吾愛奚事。不快耶。夫人雙蛾微蹙。瑩瑩若有淚痕。曰。休矣。我所著之小說。乃由書賈寄還。嗟夫。寧不使人失望耶。

嗚呼。以彼貝勒梅夫人絕世之姿。日炙其芳心。殫思竭慮。始克成此一卷。物宜如何爲世界所寶貴者。而其結局乃一。至於此滿意。以此書脫稿。必爲彼編輯大家。稱賞將更請其陸續著述。延之如上賓。矧以女文學家。世不多覩。高才博

學如貝勒梅夫人者以其錦心妙筆發爲文章則其歡迎爲何如而無如彼贖  
贖者無目竟交臂失此大著作不亦可慨也夫

貝勒梅曰原稿已璧汝耶我似聞君言送稿時彼輩尙作諛言也夫人曰諛言  
爲一事稿之收錄別爲一事我今乃知彼輩之諛言脫口成章蓋一種對於投  
稿者之交際學也我知渠輩對於吾稿曾未加以細閱遽爾投棄或以我爲新  
進之小說家其名於前此未嘗見過故卽輕視之略不爲意渠輩操選政者隨  
意爲愛憎初不知此數十葉之文稿皆文人嘔心血絞腦汁以成之者也貝勒  
梅曰我聞之人言凡人第一次脫售之稿良不易易也夫人曰君言是也我自  
信此書力加經營當不至爲人唾棄脫發行以後謂必無人加以贊許者我不  
信也

貝勒梅曰我亦深信如此今汝又作何計畫夫人曰我又烏能與人爭者我惟

完此新作設法令使舊稿付梓耳或者世人喜讀吾書者則必踴躍而求我新作耳貝勒梅期期言曰萬一世人之無目一如彼書賈者如何海蘭曰噫我知決不如是且凡小說家之著作有一時不能售者後忽風行於世尙有一書出版惡評之喧騰不絕久之忽又爲社會所崇拜者取證固甚多也

貝勒梅曰雖然此僅見罕遇之事耳苟或不能者將如何夫人曰若是則我惟終我生著述小說非至成功不已也我賦性既如此我愛好又如彼我旣抱此志則奚論受何摧折終必貫澈我之目的也貝勒梅曰勇哉吾妻何立志堅定不屈若此殊非我輩鬚眉所能及也自此而後貝勒梅夫人仍以每日之成績爲其夫誦讀如恒且一一細言其得意處若結構之精嚴詞句之熨貼娓娓者不倦貝勒梅因亦作頑石之點頭實則胸中不甚了了并不知其佳妙處何在第以紅窗燈影定爲蘭闈每夜之清課過後思量以吾妻如此豔質其文字亦

必動人默念此嬌小可憐人竟鬱鬱不得遇一明眼者則我必爲之設法以博吾愛之喜悅也

貝勒梅輾轉思維舍自行出資印刷外殆無他策貝勒梅家頗小康且又吝於財者惟此事須不令其夫人知之否則將益增其不怡也貝勒梅爲商業界中一健兒遇萬難之題目瞬息可以解決於是遂定其計往謁書賈而商之書肆之名爲派克力菲及高電頓蓋二人合資之公司也營業至廣貝勒梅往見派克力菲曰敬有一事奉詢君等之印刷事業亦收文家之著作乎派克力菲曰恃此爲業烏得不收貝勒梅曰然則我輩可以言矣吾妻不嘗有一書奉塵乎派克力菲曰然有之尊夫人曾以大稿求出版於小肆我未寓目而審定投稿之編輯人告我者

貝勒梅曰是矣審定人以爲何如此書可收錄印行歟派克力菲莞爾曰茲事

恐有方台命實告先生頃者審定來稿之編輯人已以此書內容見告並加以批評其中一結語云『嗟夫我不解世人何以人人自信能著小說一何謬也』凡彼檢定來稿之人之責任但欲於此羣稿中擇其最佳者以供取錄否則奚能助其主人之營利且凡稿一經登錄付諸印刷直至於出版以後爲之主人者乃日日觀察讀此書者之輿論如何以爲從違苟得讀書者同聲稱許則肆主亦稱許檢定此稿之人大有目力知所去取初不問其書之內容如何也萬一經讀者加以微詞則肆主亦必大怒且恨審閱者之無目而妄行取錄甚者且褫其職矣故審定來稿之人皆兢兢焉有以審慎之如貝勒梅夫人之書則早經再三覆閱而決定其不能有利於營業者也。

貝勒梅曰然則此稿難入選矣敢問其故何在派克力菲曰此則我已忘之矣我輩每日所收之來稿良多又奚能一一憶之貝勒梅曰雖然我今欲有求於

君乞君寓書吾妻謂仍請以大著寄還決定取錄也派克力菲曰是恐未能爲力貝勒梅曰否吾詞未畢也其代價若干我當承認之惟印刷費由君輩任之卽令我攤分若干亦非所恤若是則縱使銷數未廣而君輩終能獲利也派克力菲曰將令著作者自出印刷費乎此另爲一辦法脫著者能更以稿示吾等吾等當覆審之以報君

貝勒梅曰然則請君卽於此時決之派克力菲曰若著者之稿殊劣則雖自任印刷費而書肆中亦不願爲之發行以此事亦關於出版者之名譽也貝勒梅曰信如君言爲書商者乃隨波逐流之生涯耳能悅衆斯享美名派克力菲笑曰先生之言聰明極矣貝勒梅曰善但我今請君寓書吾妻謂欲得其稿而覆審之僅此而已派克力菲曰敬如君命

次晨貝勒梅夫人果接一函急起其夫喜躍有如小鳥其嬌憨之態一如其爲

女娃時貝勒梅亦爲之喜。夫人曰：我頃得派克力菲及高電頓之消息矣。我固知彼等必將後悔也。貝勒梅故作不經意之狀，含糊應曰：派克力菲及高電頓乎此非書賈之名歟？然渠輩前返吾稿今又請再寄與，覆閱且云前稿匆促付還，殊多冒昧。今請重賜一讀。云云。貝勒梅曰：此好消息也。我聞之滋樂。君稿必有希望矣。夫人曰：吾愛之言佳哉！我不審渠輩曷爲有此誤點？幾埋沒煞人也。貝勒梅早知此中底蘊，今聞夫人之言，不禁爲之暗中失笑。乃詢之曰：汝將允以此稿重投之歟？夫人曰：胡爲不允？我意此次必能錄取，試思脫非彼輩追悔而念及之者，當亦決不更令我重寄前稿。貝勒梅曰：信也。貝勒梅覺其夫人今日歡喜之容，溢於眉宇，爲生平所未見。似一室之中，咸透其春暖之氣者，遂抱而與之接吻。夫人亦以是報之。貝勒梅覺其妻此次之接吻，甜蜜無倫。顧夫人自寄稿去後，可兩星期而猶杳無消息，渴望之心，無時或已覺度。此十四日。

之時。光實等於十數寒暑。乃爲有生以來至難堪之境地。凡投稿家之希望。恨不稿入肆主之手。轉瞬卽爲精印之本。散布人間。其遲遲不得覆者。實望君如望歲也。而貝勒梅夫人則尤甚。以在此區區十四日中。海蘭之秋波涸矣。至第十五日之晨。海蘭更不可耐。語其夫曰。君今日可得餘暇爲我一詢乎。彼偷竟不知吾心懸盼之切。而絕無半字之答。復若早知如此者。無寧取歸吾稿藏之。書案抽屜中耳。

貝勒梅曰。我當爲汝一探消息。夫人大樂力抱貝勒梅而吻之。又昵之曰。我不能常與君相聚。一室共話家庭之樂趣。我知君良苦也。第我欲求我著作之成。功固不得不爾。爾想吾夫愛我者必當諒我。貝勒梅曰。汝潛心於著作。我何爲不諒汝。顧我有一言奉勸。吾愛妻者。則汝何必以文字自苦。在彼賣文度日者。固以筆墨作生涯。而吾妻則無須執此業。而後可也。夫人曰。噫。君言誤矣。人生

宇宙間奚分男女必當有所作爲而各就其性之所好以擇其業小說我之所嗜也故我遂握管爲之否則人生世間而一無所樹立不其虛生此世爲一無價值之生命耶

貝勒梅曰人生行樂耳我輩少年締姻極伉儷之樂寧得云一無價值乎夫人急辯曰非此之謂也君寧不知我意今日女子能力至薄疇不以得所天爲幸唱隨之樂固屬愜心之第一事然我尤望不事倚賴而以一己之力博得大名於世界也貝勒梅曰我已審君之意當卽爲君一探消息歸時當必有以報命夫人曰必待汝歸後始知耶若是則不且令我焦急死我意以今日下午當以電話至君辦事處接談耳君能以晨間往詢者便佳矣貝勒梅曰吾愛此奚不可者我亦甚願將得好消息歸也夫人曰佳哉卽此足徵君之愛我也貝勒梅曰有妻而爲才貌兼全如卿者安得不以之傲人乎噫我且行矣遲恐火車

不我待也。

貝勒梅本欲多貢諛言以媚其妻顧又深恐火車啟行之違於時刻遂匆匆別夫人微笑目送之已而作吁歎聲夫海蘭有此良人亦當滿意顧若不慊於懷人謂婦人之心初無滿足之時茲言殆非無因也貝勒梅往訪派克力菲派克力菲卽出見客一若預知貝勒梅時光之寶貴故未敢稽延者乃語貝勒梅曰夫人大著我已審讀一過彼審定者之不敢錄取亦非無因此書出版於敝公司殊未能有所獲利爲敝公司營業計安得不爾爾我今尙有懇直之言告君則夫人之書卽勉力出版亦不能於文學之名譽上有所增益也。

貝勒梅曰閨秀文學得此亦良不易矧其中亦非無一二動人處派克力菲曰是則各人眼光之不同匪可一概論也有時一無甚價值之著作不滿吾輩之意者而出版後乃大受讀者之歡迎亦有精心結撰著書人耗無數之心血腦

力。鄭重出版，卽自我輩觀之，亦預料必爲士林所稱誦。庶幾人手一編乎？孰知出版三數日，尙有問津者？過此則人且不一觸手矣。又奚從知其內容之佳妙哉？然而此爲變例，變例恆出於人之外。鑒定人當以常理爲斷，庶幾於心無愧。若夫人之稿，僅可以變例視之，或有希望。君旣任印刷之費，則我輩之所損，不巨，姑付印刷，以試之。脫果能不脛而走，則敝公司自當奉以酬潤也。

貝勒梅大喜而別，歸告夫人。夫人聞其書不日將出版，則喜極殆將發狂瞑目。沈思恍惚見其大著作陳列於各書店之大玻璃窗中，封面爲大畫家作水彩之畫，而革脊金字輝煌奪目。其裝訂之美麗，令人手不忍釋。大書特書曰海蘭。貝勒梅夫人之名，著圍秀之新文豪也。又似見有一券，上署曰：每冊六先令。轉瞬又見購此書者，駢肩接踵而來。書店之戶限爲穿，爭先恐後，咸欲一讀。夫人之大著，又似見購者歸而捧讀之，擊節歎賞，拍案稱奇。有廢寢而忘餐者，至悲。

涼處則嗚咽至歡樂處則大笑且人人加以評論曰此佳書也言言皆金玉也又似見書肆之主人奉其餘羨於己并告前此之孟浪以審定人之無目幾致開罪夫人而埋沒夫人之文名自今以後若得夫人惠賜大稿則敝公司之榮也

嗟夫若令夫人果知其印刷費尙出自良人者則此種種幻景恐未必呈現於目前而平添無量失望之色然而遲之又久而其書果出版矣而已發行市上矣而且入於讀者之掌握矣而書中文句一一入於讀者之目矣貝勒梅中心机阨闡中爲之徧登廣告於各報章又以大字之招貼張諸壁間盛譽此書之美乃爲空前絕後千古僅見之大著作萃世界之優點均集於是書又送各大報社請其紹介於是鬨動一時咸往購一冊纔閱數葉而人皆搖首皺眉謂此實書買欺人之技耳於是遂以詬詈之聲來換夫人夢想中之歡喜讚歎微論

文學至淺與極深之人讀之皆索然無趣味

於是有人評論此書曰書中人物木木無生趣殆等於石造泥塑者書中情節爲世界所不應有之事而描摹均失其當書中事實剽襲而無理緒令人紛亂莫知其旨書中言語問答多不得體欲矜其辯才之無礙而斷斷不已反足令人生厭書中描寫種種人物恆用一種筆法語都雷同態無異致且往往施文藻於蠶野被偷俗於雅麗用違其當無一而可而其容貌衣服則實類蠟人院中陳列物也其事又似神話非神話以是爲小說則人人可以爲小說而當世所謂文學家者眞一錢不值矣寧堪令識者一哂乎如是云云此種評語屢見之於各報上而讀此書者亦大怒揮斥使去以其徒耗精神炫亂耳目也貝勒梅此時雖欲匿其報紙不令夫人見而無如載有此種評語者不止一報也夫人見之安得不嗔顧猶悻悻然自解曰近世文家惡習每一嶄然露頭角之新

作家出則抨擊不遺餘力久之亦能入此社會矣。古時恆有多少名家第一書出版往往失敗者同是此書而閱十餘寒暑忽焉風行一時者并有生前泯無聞及蓋棺而名始顯者亦非無其例也。顧夫人雖善辯如律師而無如讀其書之人咸具同一之意見謂此書終無價值也。

嗟夫諸君當知海蘭貝勒梅夫人者國色也。其人更溫文而美秀於交際場中雅有稱譽自此書出人於其背後咸渝笑之。每值酒闌茶罷或擊彈鬪葉時輒舉此書中事以爲笑談見海蘭至則噤而不聲夫人亦微覺之由是而貝勒梅夫人欲爲小說家之名幾於無人不知特非讚美之嘉名而爲挪揄之惡詞耳。乃以是書故而交際社會之歡迎夫人迥不如前第一版所出書僅售去四分之一餘者均無人過問雖海蘭之親友讀其書者亦不敢貢諛作違心之論曾有一二人素傾倒貝勒梅夫人容華絕代品格高貴者而欲極力搜索書中意。

旨。冀。或。得。一二。優。點。以。爲。之。解。嘲。顧。終。不。可。得。則。亦。愛。莫。能。助。耳。

夫人之叔者實業界中人也精悍而侃直嘗和聲語夫人曰海蘭吾姪汝曷爲而自苦若此汝亦知汝所著之書不能滿閱者之意乎凡事之不可企及者萬勿勉強試思彼輩以文學得名者夫豈苟焉已耳世界事業正自無窮惟賴各人之自擇脫令人能爲小說家則凡百事業俱可拋撇而宇宙擾攘將成一小說之世界今人咸以是著作故而謗書滿篋試思無此著作汝非爲一美滿之人物乎然則爾何苦爲此汝本一倫敦絕世之姝復有兩難而汝婿旣非寢人子尤篤於伉儷家計至豐裕無所惱而家庭之樂殆無有過於是者而爾乃自尋煩惱忽欲著書以餉社會是何故者詎尙欲賣文爲活耶

夫人曰我之爲此蓋欲博微名於世界耳曰稚子莫癡愍汝其聽阿叔忠告汝欲增進名譽則大可擇他途而趨胡乃以素不擅長之小說而取他人之譏彈

誹笑。卽如我者。年鬢老矣。足跡徧地球。閱歷多交游。廣以我胸中所蘊者。吐之一頑石而已矣。故人當有以自量也。

嗣後人或爲廣告。所蒙偶購。夫人之書者。甫一過目。便爾棄去。或付之冷攤。舊肆亦徒爲書架。充牣之物。夫人見之。深自悲痛。默念他人著作。我亦著作。顧何以他人之書。則經十數版。而讀者不勸。而我書乃不值人一顧。盼者何歟。繼又自悔。售稿恨不以僞名。庶幾可自掩其醜。惟以方脫稿時。自信力太深。以爲銷行之廣。可操左券也。

貝勒梅尤深憐惜其夫人。以爲夫人此次之失意。實自有世界以來。最痛心之事。而貝勒梅之中心不寧。貼乃較夫人爲尤甚。百計思有以安慰其妻意。莫如盡購所出之書。而燬之。則藉此一炬。亦足以了此懊惱。物否則。當令其妻之美。

目勿再與此可憎物相接觸。卽夫人之叔亦恆就夫人而再三勸諭，謂海蘭之愚誠不可及，奈何以冰清玉潔女兒之身供世人之唾罵？夫友朋之愛好者咸欲以此語夫人，第無一人敢啟齒。恐將使夫人有所不歡也。夫人之叔則甚愛夫人，并及其婿與兩籬偶有小病，亦必來慰助，脫令貝勒梅或遇否運者，則深願扶助之。然貝勒梅自娶夫人後，初未遭此厄運也。

貝勒梅見夫人鬱鬱不樂，思有以媚夫人者。新購一汽車，學習駕駛之術。久之漸熟，遂挈其妻共乘往法國境。法國路政與英國殊，凡前行尚右手，勿得沿左。貝勒梅雖知之，顧時時忘卻。當中途轉角時，貝勒梅又駛車沿左，車馳至迅，則與一摩托自由車相撞。乘自由車者仆於地。貝勒梅之汽車亦脫去一輪，車遂不能動矣。

此時夫人之芳心幾碎矣。及覩其夫之面，則血涔涔下不已。自審己手亦受微

傷。惟血痕。不多。幸而細察。其夫之面。受創不巨。遂急抱其夫之頸。荷荷不已。貝勒梅則舉目四顧。觀彼乘自由車者。曾否受創歟。夫人曰。君其能恕余耶。君之此創。皆以余故。我向者妄想爲文學家。常令我夫耽憂。至今輒深悔之。貝勒梅曰。吾愛小創無妨也。語時。仍念乘自由車之人。不置蓋。恐有性命之憂也。急欲起往視之。

夫人拽之使勿動。且捺之坐。又抱而力親其頰。已復自歎曰。嗟夫。我向者何蠢。蠢也。且墮於文字之障。幾致不能自脫。乃不知世界之可貴者。豈僅在區區之小說文名。亦惟情愛之伉儷。實爲天壤間至寶。今而後。我知過矣。貝勒梅曰。夫人之言是也。人每健羨爲小說家。不知小說家亦有無窮苦趣耳。雖然。彼顛仆之人。如何者。時乘自由車者。已能起立。自拂拭其衣上之塵沙。喃喃然。嘆曰。爾不識姓名之一雙男女。危險幾死。一人猶不暇顧。反於此車仰人翻血痕狼藉。

之中而言情愛道小說可惡哉可惡哉狼狽趨道左而去

禮物 天笑 豪漢合譯

白蘆者一年約五十餘之老處女也言詞常含酸毒意似有稜圭能刺人之隱痛居一小村中此村名我暫爲隱之噫讀者諸君我果宣佈其村名則村人且大恨我卽我自叩寸衷抑亦大傷私德密司白蘆每年入款爲六百鎊中人之家有是亦大可安裕度日而密司白蘆則否每日晨餐或啜茗後必悉數糖盅內之方糖塊似每日均有細帳傭役之忠謹與否白蘆咸能一一摘發之如燐犀懸鏡狡黠者無所遁其形也

居恆不購乳酪惟以菓醬代之菓醬甘芳而值賤乳酪雖較美而價實昂故密司白蘆寧舍彼而取此每星期日又投一錢於撲滿中以爲慈善之舉白蘆雖如是博愛仁慈而曾無一人讚頌其美密司亦常詬世人之無良思并此一錢

亦斬之。白蘆無情之長舌，絕不容人之過失，而人亦無敢犯其鋒。凡高潔之婦女，輒避之如蛇蝎，稍不稱意，彼之簧舌鼓矣。於是社交界有宴會之舉，輒不敢延之密司。白蘆之生涯，遂大孤寂。因其孤寂，愈甚而所蘊之恨毒，愈深。常默念世界滔滔，良不足與我爲伍。必有一日者，天降大災，盡困世人於水深火熱中，始足以懲其罪。

白蘆家有侍女，此侍女之恨白蘆，一如白蘆之恨世人。一日爲十月中之某星，期二日白蘆較常日起早，未進早饍。侍女偶觸威嚴，白蘆雷霆大震，實則事本極瑣，爲常人所絕不介意者。且侍女新僱於主人，言語之音調，殊不了了。白蘆遂醜罵之不已。侍女忿甚，退歸己室，抑鬱填胸，幾欲縱聲大哭。其廚役心憚主人之威，自計聖節送禮之前，願勿面其主，以自免於罪戾。惟蟄匿廚中，低聲作無腔雜亂之曲。

時與白蘆同居者猶有一人其名曰米兒狄白蘆之甥女也年十八天真爛漫未脫稚氣性強而體健方與白蘆對坐於食桌飢火中燒臘腑隱隱作雷鳴目灼灼注視桌間之火腿兩小片不瞬其姨氏白蘆方以熱水傾盃中與茶相和至於極淡其茶葉本爲最低廉之品今復和以多量之水其茶味亦幾希矣此時密司白蘆重理其昨夜未竟之言緒雄辯滔滔雖政黨之選舉演說運動時亦無以過所語之事則醜詆其鄰居也

其言曰密昔司思姆生之家購花極多佈滿屋中如暖花之室而竟不贈我以一彼固知吾無力購此者也又有密昔司勃來克林家有大菓園當此聖節佳期亦不寄我以葡萄一絡嗟夫凡此類人皆鄙嗇之動物耳吾甚願彼等得聞我是言嗟夫孺子勿多用芥辣醬耗費者乃一最可怖之罪惡也

言至此時侍女馬梨入目瘡赤未消氣尙嗚咽手持三巨裹白蘆自念阿誰以

此三裏予我必爲郵局之誤耳及讀其地址姓名始知無誤啟封時手顫如受電感封啟見一手繪之紙匣匣內則却古力糖餌也中有一簡乃密昔司斯各脫所書司各脫乃一醫生之妻也其言略謂他人以却古力見贈者頗多知密斯白蘆嗜甘物故以一匣奉呈尙希笑納云云又啟其他兩包則見一則來自密昔司思姆生一則來自密昔司勃來克林卽頃者密司白蘆所痛詈深恨之二人也

密昔司思姆生之匣中貯玉萼金心之菊花一巨束束製極精巧花香細而花色艷勃來克林之匣中則葡萄一大叢纍纍肥滿光澤可人此兩種禮物之中皆有一詞意懇摯之小簡其署名處書曰爾所摯愛之某某密司白蘆見此且喜且愕雖雅不欲其甥女察知已心而其意乃流露於外言曰來雖遲然聊勝於無已又欲尋摘其短自念此花必有凋萎之瓣却古力內或含有薑葡萄或

有破爛之一二顆果其有此則可執爲罪證顧乃全無之於是無可指摘意頗得

是晨不復呶呶及其甥女拂拭客室陳列瓷具之塵埃時乃誤碎一碟白蘆置之至於十分鐘戛然而止若在平日非三四小時不息也至十一時郵局又來三函皆邀白蘆赴茶會者其詞曰如此良辰歲惟一次我獨居寂寞深願君來一解寂寥云云白蘆心中大樂而外貌則但作無事之容語其甥女曰若能常以和善處人則必能受他人之愛敬如我友朋亦可多得也至午又來四函此四函之人皆爲白蘆平日鮮與往還之婦女且幾如不識白蘆展讀數函時米兒狄則張目視其姨似深羨其交游之廣二人所贈者爲手帕一人贈以香露尙有一人所贈則一銀製之像片架架中有精絕之圖畫一米兒狄曰彼輩或因今日爲吾姨之生辰故以此相贈乎

言時畏縮吞吐。白蘆舉首自其鋼邊之目鏡中視米兒。狄意良不悅曰。稟子非此故也。此種小禮物乃常有之事。我惟交游廣故友朋之贈我以禮物者多。此事恆有之。非因我之生辰故爾也。若果因我之生辰而贈者必不止此。蓋人之生辰一歲中但有一次事絕重大。此羹羹者不足以表敬意也。實則去歲白蘆之生辰除其甥女所贈之自製手衣外惟得一祝頌之郵片。他物了無所有。且此郵片爲經他人用過而以橡膠拭去字跡者。是日白蘆之樂有非言詞可以盡述者。下午其甥女嘗作不慎之事。白蘆但以溫言諭之。使以後勿爾。又曰。無論若何。吾等同爲人類。不能詈人之短。午餐時又勸米兒。狄多進蘋果之餅一片。

茶時馬梨持二函入。白蘆乃忘却一計。盃內之糖塊二函者。一函內貯支票白蘆存儲銀行中之利息也。尙有一函則來自其友邀彼於下星期日共飯白蘆。

卽作絕不介意。狀以函示米兒狄。又命馬梨自取果餌數事。以勞之。五時半有童子來自格蘭治乃阿勒斯冬夫人所遣。寄問安之語者也。提一筐滿貯鮮熟紅桃白蘆。命童子少待。口授米兒狄使作覆書道謝。意米兒狄遺一字母白蘆。乃申申詈其不慎。謂如此塗改。以予吾好友毋乃不敬。白蘆雖如是言。顧乃不命米兒狄更一紙。此或因恐童子不耐久待。或恐米兒狄過勞乎。抑恐易此一箋。則所費甚鉅乎。

米兒狄畢所書白蘆封之。授童子囑以數語。又賜以梅餅一片。大可方寸。童子感謝而去。是夜甥姨二大方對奕於燈下。米兒狄所負甚多。正進退無措之際。而牧師法駕忽臨。牧師年可六十。許儀態端莊。一道行高深之長者也。密司白蘆見有客來。談鋒大肆。且謂脫使其與牧師易地而處。則所爲之事。當勝於牧師。牧師微笑聆之。殊不以爲意。米兒狄則獨伏室隅。治絨線手工。白蘆詞源少。

竭。牧師進曰密司白蘆此星期日胡爲不莅禮拜堂。密司前此固常至禮拜堂者。此次竟停芳躅。僕深恐或有開罪於密司也。密司白蘆答謂星期日微覺喉痛。故未敢外出。此乃因其仁慈之故。恐傳染及於他人。又謂深願上星期牧師之說法。乃續上次之題。上次之題乃白蘆最後所聞之說法也。

牧師曰誠然。聖教之寓言訓語用意甚廣。理至精深。上星期宣講者乃言世人品行道德之事。聞者多爲之動容。白蘆曰凡耶穌之言恆別具深理。至能動人之心。吾憶經中有言曰若爾有不喜之人。或爾所厭惡之人。可急贈以禮物。則爾與彼之心均覺安適……言至此忽馬梨叩門入。捧一盆承一小包曰密司禮物復至矣。米兒狄曰贈阿姨以禮物者何多也。密司白蘆面大赤。兩目如燃火。攫取小包力擲爐火中掩面入室內去。

黑帷 天笑 蓋漢合譯

賴士維者。一謹慎。自好之少年也。每星期所入之款。亦頗不豐。今忽有千鎊之鉅款。入其囊中。不禁喜躍。欲狂蓋此千鎊之款。乃遺自一遠親。此人賴士維。與之別久矣。且杳無音信。亦幾幾乎忘其名矣。賴士維得此消息。時方晨餐熟。思數小時。方憶此人。確爲己之親族。腹中若已充塞。種種喜樂之念。又似此千鎊者。幻爲食物。納諸胃腸。更不能進以他物矣。

食未畢。卽匆匆雇街車。至銀行中。謁其經理人。談少頃。卽走出銀行門。時則衣囊中。掀起一物。蓋卽銀行之支票簿也。歸時。略購數物。晚。卽膳於一巨酒肆。衣履一新。皆爲日間所購得者。喜氣溢於眉宇也。侍其側者。爲肆中侍者之領袖。其謹恪之狀。雖對於南面王。無以異。不覺引觴。狂吸爲生平至痛快之一飲饌也。餐已。已酩酊。不能步履。肆中人左右扶掖之。登一馬車。中賴士維告御者。以己之地址。顧語言模糊。聞者殊不了了。御者遂驅馬向反對之方面。馳去。賴士

維沈醉中亦不能辨。取資予御者亦弗計其多少。御者大樂。卽扶賴士維至於屋中。

夜半，宵深。賴士維乃酒醒。雖回復知覺，而酒力至巨，尙昏騰未能明晰也。廻顧己身，則在一華麗之室中。中設一軟榻，上鋪以虎皮。賴士維兩足擋於虎頭之上。惟深自疑惑，則躊躇室中，左右探視。室之一面懸黑帷，飾以金賴士維意謂此必一出路。悄然瑟縮，揭之，則駭然如逢鬼魅。蓋帷後非門，乃一深入如小龕然者。而壁際倚一人，挺直垂首，無生人氣。衣夜服，襯衣上則斑斑作血點也。其人蓋已死矣。

賴士維驚極，而號釋手中帷下垂，如故。仍歸坐軟榻上，驚顫不已。腦筋疲弱，益以未減之酒力，乃昏昏復入於睡鄉。其頭上電燈光明如故。移時，賴士維微振其軀，張目四顧，起坐沈思。以左手摩挲其麻木之右臂，覺脣乾喉燥，奇渴至

不可耐。斗見桌上有巨酒瓶。其中滿貯白蘭地。且瓶口有吸管。賴士維見之。大樂。強支起立。徜徉而前行。未及半。目光又注於黑帷上。則大懼。竚立觀之。復迴首環視。以手掠額際之亂髮。不覺又倒坐榻上。沈思此何地耶。我曷爲而至此。苦思不得其故。又舉首見酒瓶。乃喃喃自語曰。瓶中物當可醒余腦。壯余氣。遂強起至桌前。力避其目。不視黑帷。以瓶酒注杯中。可半杯。復加以蘇打。一吸盡。之返輞榻處。靜坐。覺神氣稍清。目力亦較健。雖能自支厲顧。仍莫明其何由。至此神耶。鬼耶。夢耶。幻耶。又思今日似從銀行中取得千鎊巨款。雖然果爲今日耶。此際火爐架上之時鐘。其針已指夜半。然則竟過一日耶。賴士維癡坐其間。思想擾亂。而仍時時以目斜睨室隅之黑帷。狀至恐怖。則以手指力搾虎皮之厚毛。以自消遣。且曰。我必出此。我必出此。

賴士維固見黑帷之旁。有門。顧乃不敢正視之。回首見火爐側。別有一扉。想可。

由。此。逸。矣。遂。鼓。勇。直。前。并。其。手。衣。及。冠。而。亦。忘。之。於。地。上。行。經。火。爐。架。前。而。架。  
上。之。鐘。適。鳴。一。下。賴。士。維。佇。足。迴。顧。曰。美。哉。鐘。乎。鐘。蓋。一。美。女。形。兩。手。舉。錘。擊。  
鐘。爲。態。絕。媚。鐘。後。爲。一。鏡。賴。士。維。自。覩。其。容。自。揣。殆。爲。世。界。末。日。之。人。卽。亦。不。  
復。更。視。仍。向。門。際。行。且。喃。喃。自。語。曰。我。必。去。此。方。伸。手。欲。按。門。紐。而。摸。索。良。久。  
虛。無。所。得。噫。異。矣。然。視。之。則。固。明。明。一。門。鉦。握。之。乃。無。所。得。我。真。在。夢。境。乎。不。  
然。何。有。此。奇。妙。不。可。思。議。之。事。乎。

嗚。呼。賴。士。維。今。日。以。醉。眼。模。糊。不。審。此。漆。塗。之。門。鉦。望。之。固。類。一。實。體。物。而。不。  
可。以。手。握。者。也。乃。回。身。復。至。室。之。中。心。而。白。蘭。地。酒。瓶。又。觸。眼。簾。仍。引。觴。而。飲。  
更。酩。酊。不。能。成。步。武。然。膽。氣。龐。壯。似。一。無。所。懼。甫。轉。身。視。線。又。射。於。黑。帷。自。慰。  
曰。良。佳。其。意。蓋。尙。未。深。信。帷。後。之。果。有。死。人。以。爲。此。是。幻。景。我。當。明。辨。之。遂。直。  
前。揭。帷。不。禁。又。大。駭。卻。步。蓋。賴。士。維。所。見。者。實。非。幻。景。赫。然。一。死。屍。垂。首。及。胸。

雙目又半闔而不閉。晴光外射，灼灼似視已者。然賴士維見此兩足似縛鉛。已不能更從其心之命令而借此白蘭地激發血脈之勇氣。則漸冷如冰矣。

賴士維漸釋其握帷之手。此可怖之慘景。又下幕以指置脣次蹙額苦思。強移其足向漆塗門鈕之扉前。更伸其手拊之。仍無所得。大懼而顫。以爲此必鬼物。否則夢幻耳。遂踴於地。以首近門。仰首睨視。確無門鈕凸出之形。則頗疑入於迷惘之境。乃蛇行匍匐至軟榻前。止而微憇。則黑帷旁之門儼然在焉。意此門必易啟。既進退無路。當一試之。遂輕步至黑帷前。一躍撲此門。果啟。心大慰。則所入之室。乃一寢室也。燈光昏闇。如入墟墓。既入室門。遂反闔。頃在彼室。燈明如晝。今驟入此室。則愈覺昏黑。不能覩一物。

約數分鐘後。始微步以行。覺足下有地毯。柔軟而厚。乃靜立不動。以待徐徐回復。其目光始見。室中懸一燈。障以深色之罩。距已立處。爲至遠。始覺爲一闔人。

臥室自覺孟浪手足舉無所措其前如一梳裝小桌桌上銀器數事難以曾經磨琢之玻瓈瓶亦數事又回首以觀不禁大驚則見錦衾繡榻之間方睡一美麗之婦人海棠正酣也急返身欲出探索門鈕又不可得門固有彈簧能自扃者旣無門鈕勢不得出懼極無所措則倒坐椅中莫能自主細思凡英國人之門無一不有門鈕者獨此間之門望之若有卽之若無寧非大怪事乎

然而卽有門鈕而賴士維亦弗敢再蒞頃者可怖之室此際賴士維之腦中思潮起落爲意若癟斗聞微吁之聲起自身後急回首視之又屈一足蹲地上防爲人見則見榻上美人嬌軀已轉側面向賴士維第星眸尙堅闔如故賴士維略加平視則逾覺其美發黃金之髮散披於枕上玉腕一支斜落於衾外櫻唇微翕似欲有言且呼吸之聲尙從容而勻稱賴士維對此美人心緒乃如亂絲自審處境滋危此間乃一美婦人臥室也而我與此美人未謀一面無端闔

入人家。閨闥無禮之誚所不能免。顧欲出不得而欲留不能。矧鄰室之帷後尙有一被殺之人在。脫室中人一時警覺則受嫌疑者舍我其誰乎。

當此之時縱膽力至鉅之人處此亦將惴惴自危。於是微舒氣息探首四顧冀得藏身之所。已而見梳裝桌之後亦有重帷深垂黑影模糊。賴士維大震以驚弓之鳥一似草木皆兵也。微行而前時榻上美人縱聲微喟。賴士維急止步。熟視美人見其徐舒玉腕以纖指掐繡枕。已又釋之。此際賴士維覺所觸受之萬象皆奇幻而不可思議。心口相問殊無以自答也。已而見榻上人寂然不動。遂更向梳裝桌前進一武爲狀如鼠子攫食額間且汗珠點點下矣。力握兩拳指甲透掌可三分。日間所購之上品皮靴往來於厚地衣上輕趨無聲。

賴士維行至桌畔見桌上有日本製粉盒一盒。旁又有蓬鬆而巨之粉撲一斯時賴士維在昏醉中一舉一動若無所自主。但覺既離去死人之室而來傍美。

人榻畔。非特無所畏。且覺有異想也。於是偶取粉撲拍之。其粉卽四散空中。香氣刺激鼻觀。念今日奇遇乃來此。素不相識之美人。妝閣果何爲耶。正猶夷間而榻上作微呻聲。賴士維回顧之。見此美人已起坐枕上。力熨其惺忪之睡眼。以觀賴士維。而驚懼之色溢於眉宇。

賴士維急向之行鞠躬禮。笑容可掬。方欲覓一適當之言。以爲發端之語。而苦於宿醒未清。百覓竟不得一詞。但見其脣翕張。作不成語言之奇聲。自覺不倫。則又頻頻鞠躬。以自謝。美人曰。若來此。何爲者。美人之音吐。賴士維早辨其爲他國人。倉卒中仍不能措詞以答。惟作溫馴之狀態。伸其兩手。似示人以己手。與人無異。亦一掌具五指者。婦仍凝視。賴士維漸俯身至榻前。伸手捩一機關。兩燈齊明。其光耀直注人目。而賴士維乃不敢舉首者少頃。

少選。婦遂一躍下榻。身猶衣白羅之睡衣也。至室之一隅。取電話之鈴。力振之。

賴士維茫然視之。則見婦取聽筒。言語甚疾。竟不能辨。賴士維頗疑之。起立。至美人前。美人急倚身於壁。賴士維問曰。君將何爲者。美人曰。無他。我以電話招警察來此。賴士維就其最近之處而坐。而不知所坐。卽美人之榻。美人行近其前。曰。汝來此何爲者。美人言。時爲狀似無恐。賴士維舉目視婦。婦則微聳玉肩。旋姗姗步至梳裝檯側。自語曰。噫。吾夫何尙未歸也。語時對鏡理鬢。狀頗泰然。賴士維側其首。問曰。汝以電話致警察署乎。婦曰。是。汝以夤夜入人家。得無盜乎。

賴士維忿然曰。奈何誣人以盜。婦迴首視賴士維。似覺賴士維之爲人。至可親。曬者則曰。汝究竟何能入此間。請速告我。若警察未來。而我夫先歸者。渠見爾必披爾。賴士維又大懼。力猝牀。禱仰首問曰。汝夫在何許。婦曰。此際當已歸。或在鄰室。言已。卽取粉撲施粉於頸際。賴士維又問曰。鄰室乎。卽

舉其震顫之手以指室門。婦領首曰是也。賴士維頓覺有所觸。大駭。曰然則汝夫已歸矣。歸曰信乎。我將往告渠也。言已急向門際行。賴士維急起止之。期期曰君暫勿往。婦曰汝何爲尼。吾行乎。賴士維緊握婦腕曰且勿汝夫所衣者是夜衣否。婦領之。賴士維縱聲將呼。顧喉啞而聲不揚。曰渠果已歸乎。渠果已歸乎。

爾時美人之玉腕爲賴士維所握。則力撼其身。曰若勿無禮。且釋吾手。賴士維狀至恐慌。又曰渠果已歸乎。渠果已歸乎。婦則低聲曰釋我。釋我。顧雖作是言。實未嘗用力以自脫。第呼曰請君速釋我。汝殆欲施強暴於我耶。面露驚懼之色。若甚畏賴士維者。賴士維高聲曰否否。我非不知禮法之人。第鄰室果爲汝夫乎。婦又顫聲呼曰天乎。君勿害我。言已屈膝於地。伸兩手狀似乞憐者。賴士維曰噫。若乃未明吾意。婦又呼曰天乎。語未畢。而門外足音雜遝。繼以叩門聲。

門似在榻旁婦卽一躍至門際大呼曰警察來矣。

門啟一偉男子入衣藍色警官服目炯炯四望室中婦曰幸君輩速來否則渠將加害於吾矣警官旣入後隨一身材短小者衣爲警局中檢察員之服式問曰夫人有意外事乎婦曰然此人我疑爲盜蓋我自夢中醒時見此人方檢取我之銀器也警官出一巨冊檢察員則稍移其冠問曰夫人何姓有夫乎婦曰有之我姓蘭令天乎吾夫果何在乎賴士維熟視此婦心竊憫之且意緒繁亂不知如何而可警官已至其旁曰今且詢若若來此奚爲者賴士維引身起立極力自振以表示其尊重之儀表警官遽落一巨掌於其肩際曰子當從我去檢察員曰稍待我儕當先一搜索夫人以爲何如者婦曰任君輩所爲可耳言已取紅白相雜之茶衣披之至賴士維所不能握其門鈕處一經輕推門卽洞闢如虛數人乃同入黑帷之室矣。

碩偉之警官推賴士維使行按之坐一椅上檢察員檢賴士維所遺於地上之冠及手衣詢曰夫人是爲蘭令先生之物乎曰否檢察員又向賴士維曰是爾之物矣賴士維領之警官復出其巨冊筆之於上檢察官曰此室曾失物未蘭令夫人環顧一周大呼曰此間有金製煙盒我固置此桌上者今已不翼而飛矣檢察員微領其首向警官作手勢警官曳賴士維於地探其囊已而怒叱曰咄在是矣果賊也遂自賴士維右袴袋中取一金煙盒出弄之手中似不勝愛好者賴士維狂呼曰噫誑也汝輩何人敢栽贓乎警官大怒則以三指揪賴士維胸前之衣提之起如舉一小狸奴擲之椅上曰請安坐有此確鑿之憑證無庸更饒爾舌也又取巨冊出以鉛筆置口內沾唾沫者久之卽書數語於其上檢察員問曰尙有他物乎

蘭令夫人乃行爐簷前移時曰有之尙有一銀製之承灰盆此盆向置爐簷上

今亦歸烏有矣。警官又搜索賴士維，身畔得之於左袴囊，則仍展其巨冊，且書且言曰：承灰盆銀製蘭令夫人曰：然卽此耳。賴士維呆坐椅上，一任若輩所爲。身如處雲霧中，較之頃間醉時爲狀，益模糊。乃曰：噫！是皆誑語也。警官向檢察員曰：此人得無醉未？檢察員曰：想當然耳。賴士維曰：否！我未醉也。檢察員曰：醉否？一聽諸君，但請足下至敝處作三月苦工可耳。蘭令夫人作憐憫狀，曰：得勿大苦渠？想渠作此非得已事也。賴士維急轉其目光視夫人，似有無窮感激之意。夫人又曰：渠年事尙少，倘吾夫在者……語至此，戛然而止。檢察官至此乃力撼賴士維，曰：若知蘭令先生今何在乎？

賴士維面色忽露狡猾之狀，兩目自夫人處轉而至檢察員之面，更由檢察員面移而至黑帷，顫聲曰：汝曹其寂靜無譁。檢察員曰：何爲也？當蘭令先生入此室時，汝已非先在乎？言至此，又頻聳其肩。蘭令夫人急前奔力握檢察員之臂。

曰。噫。然則吾夫何在耶。檢察員向警官曰。趣一搜此室。蘭令夫人震顫曰。吾夫將若何耶。吾夫將若何耶。檢察員曰。夫人其隨我來消息或不至甚惡也。時則警官屈膝向。軟榻下窺探。賴士維低語曰。否。不在此。蘭令夫人急吸氣問曰。不在此乎。然則在何許。

時警官行近黑帷前。賴士維跂其足起立大呼曰。在此處矣。警官揭帷。衆皆整頓全神。向帷內睇視。無何。蘭令夫人狂呼一聲。暈於地上。檢察員力伸其腰。斗易爲嚴厲之容。力嚼其脣。言曰。殺人犯也。警官釋其手。帷復下垂。檢察員作短而簡之語。曰。楷之警官如言。自其衣囊中出手。拷背賴士維雙手。而楷之檢察員曰。是謀殺重案也。賴士維迴首視其背縛之手狀。頗驚訝。聞檢察語。則亦附和之。曰。果謀殺重案也。檢察員急舉蘭令夫人之軀。置諸軟榻上。以白蘭地酒潤其絳脣。已而蘭令夫人微啟雙眸。回復其知覺。則玉肩輕聳。悲泣不止。呼曰。

嗟夫吾夫乎檢察員曰夫人勿悲且至公庭報案兇手已嚴守在此勿慮也賴士維聞言始自知其被捕之故不禁勃然變色頓足高呼曰誰爲兇手者汝曹得無以我爲殺人者乎警官期期曰然也君眞乃明人賴士維面色乃大異厥狀甚於死人則曰我請於上帝之前誓之我實未作此事警官曰汝之作此與否我不能知吾等今知汝爲殺害蘭令先生之嫌疑犯汝之所言宜於公庭言之賴士維曰我確可立誓是時賴士維似宿醒已解腦海爲之一清自覺確未有殺人之行爲也言時音吐亦極清晰乃誓曰上帝臨之此實冤事我當設誓也我實自信爲無辜者

是時蘭令夫人突然起伸手指賴士維曰爾必殺吾夫佐治蘭令者賴士維縱步欲向黑帷處一觀究竟而警官曳之返復令之入椅中賴士維強笑曰否否我並未殺人諸君乃爲此惡戲耳檢察員冷笑曰殺人巨案而亦可戲乎且汝

有種種憑證也。語時伸手以指賴士維之袖。賴士維自顧其袖一時亦噤不能聲。則見袖間點點作紫紅色。乃自詫曰：「血血天乎！」我何爲而有是耶？警官曰：「至此汝尙何言？」蘭令夫人細語曰：「盍予彼以白蘭地少許？」警官如命。以吸管置賴士維口中。賴士維吸之已乃舉首向蘭令夫人曰：「夫人信我爲殺人者乎？」夫人不答。迴其首。檢察員雙目炯炯視賴士維。賴士維曰：「我今晨有進款千鎊。我又奚事作賊者？」我實自誓未殺人。檢察員曰：「殺人與否可無庸在此饒舌。請暫至牢獄度今宵。明日再向長官抗辯也。」

賴士維呼曰：「天乎！我實不能爲此。若一入監獄之門。則我之親友將謂我何？」警官曰：「是實君之自取。他人何能爲力？」語時其聲浪中似含有憐憫之意。賴士維覺之急曰：「諸君聽之。我實未殺人。若君等能釋我。去者我將以金錢爲君等壽。且我亦決計不漏洩此事也。」檢察員曰：「君意何指？」時則蘭令夫人已詣別室。賴

士維低聲曰我將繕一支票與君檢察員以其公事面面莊容曰汝之支票簿在此乎曰在我衣囊中檢察員又以目向警官示意警官卽去其手铐賴士維曰我書此支票與君輩不知果能釋我歸乎檢察員曰特不審汝以幾何爲我等酬賴士維遲疑者久之乃曰千鎊何如檢察員頷首曰可且試爲之我有自來墨水筆在此汝趣書之

賴士維躊躇半晌曰我此款將貽誰也檢察員曰但書予蘭令夫人可耳汝殺其夫義當撫恤賴士維曰我何曾殺其夫檢察員曰今勿言此但如我言書之當無誤賴士維書訖與之檢察員遂偕之出至門外覺空氣一新一馬車候於門次檢察員卽挽之上車而車乃飛馳以去賴士維固未曾以地址告御者而半小時後車已當門而止下車視之則己之寓所也乃付車值而入至臥室則輾轉不成眠已而啞然笑曰如我者眞以千金買一醉者也苟不飲者何致有

此事耶。

賴士維旣出此屋。檢察員與警官及蘭令夫人咸大笑不可止。警官等急卸去其制服就櫈取白蘭地兩瓶笑談之聲喧達戶外。檢察官手杯酒行至黑帷前揭帷至死人許曰我飲此爲蘭令先生壽言已一吸而盡舉足蹶死人死人仆地上腰際之木屑乃滲滲流出蓋此蘭令先生者以木屑作骨布作膚者也。三人益復大笑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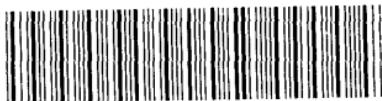
越兩日賴士維往探其處一詢蘭令先生之近狀至則闐其無人詢之鄰右則曰有兩男一女曾賃此屋已於前日之早晨忽忽移家去矣。賴士維嗒然而歸。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

黑鵠

天笑短篇小說上冊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33B

四〇

# 說 小 奇 傳

奇 傳 記 子 才 女

半角三 冊 一

奇 傳 樓 歸 蝶

半角四 冊 一

奇 傳 譜 孟

半角二 冊 一

奇 傳 緣 玉 痘

半角六 冊 二

# 說 小 勇 義

記 筆 崙 破 拿 小

半角二 冊 一

錄 征 東 雪 積

角 五 冊 二

# 行 發 局 書 華 中

標商註冊

